

新疆之伊蘭民族

王日蔚

新疆爲中世紀前東西文化傳播之樞紐，爲各種宗教之會萃地，爲各色人種之鬥爭場所。

千九零九年三月八日斯坦因披讀其中亞細亞探險談於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時，罷奈德博士曰：『吾輩今日始知突厥斯坦有一富庶之國，用印度之制度，行印度之言語，寺宇林立，而摹倣希臘之美術，古代印度之遺物；所以有絕大名譽者，實以此也。又於今日始知印度希臘美術入中國及波斯後變化之次第，蓋波斯美術亦見於此。如與基督教血戰數百年之摩尼教，其文學美術遺留於突厥斯坦甚衆。此外如所得梵文書亦甚珍異，而吐蕃文與中國文之書籍尤示三國之政治關係。……吾人今日始知突厥斯坦爲兵士及宗教之大都會，凡蒙古人，突厥人，印度人，希臘人，中國人，波斯人，佛教徒，摩尼教徒，天方教徒，皆錯綜於此』（註一）。

實則罷奈德博士之說仍復有未足處，耶穌教一派之景教與波斯之火祇教固亦均曾在此活動者也（註二）。

至唐前在此突厥斯坦活動之主人翁，大抵皆爲伊蘭人，博士於此似尙未能十分認識，茲特申而論之。

現居住新疆之民族除漢人外曰纏回（即唐之回紇，元之畏兀兒，今新疆省府應彼族之要求已通令改纏回名稱爲維吾爾）（註三），曰哈薩克，曰布魯特，曰塔吉克，曰厄魯特。纏回，哈薩克，布魯特，文字語言均相同，爲突厥族。厄魯特雖語言同於蒙古，然據日人須佐嘉橋考証，則亦爲突厥族（註四）。故今日之新疆，大部爲突厥族人；彼族自名新疆爲東突厥斯坦或畏兀兒斯坦，良有以也（註五）。

今居新疆之惟一伊蘭民族，即爲塔吉克族。按塔吉克與古大食一詞爲同音之異譯，初以之名阿剌伯人，後專指波斯人。彼等現居蒲犁一帶，仍用波斯語言。人數二十餘萬，與突厥族比，蓋不足道。然漢唐時，新疆南路蓋非突厥族之舞台，而實爲伊蘭民族之活動場所。

有史以來，天山北路爲突厥族之遊牧地，如漢之匈奴烏孫，魏晉之丁令，隋唐之突厥回紇；彼等勢力張大時，其政治勢力固能統治天山南路，然猶如今之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然，僅在經濟上之剝削榨取而已，並未能移居該地而爲土著生活也。

突厥族初移入該地者爲唐末被黠戛斯所破之回紇，故

唐前天山南路實非突厥族之活動地域。

回紇未移入天山南路前之土著居民爲伊蘭族，此則由於斯坦因等探檢發掘之結果，而中國載籍上間亦有可証者也。

茲先就語言方面証明之。

光緒二十八年（西一九〇二），國際漢學者開會於德國之漢堡，由俄國拉得洛夫君之提議，組織國際中亞遠東探險團，由加入各國分別進行。嗣後德國組織四次探險隊，在新疆探險。英國則由斯坦因氏組織探險隊前後四次在新疆發掘，考查。法國則由伯希和氏在新疆探險。俄國則有考斯拉夫（Kozlov）鄂登堡（Otdenburg）曾三次在新疆發掘。日本則有大光谷端，橋端超在新疆探險。總計各國在新疆發掘探險之結果，發現佛典，摩尼教經典，火祇教經典之外，復發現大量漢籍及魏晉木簡。然最重要之發現，乃該地之古文字是也。

計發掘之文字中，除中國文，梵文，藏文，佉盧文，回鶻文外，尙有三種非世人所識之文字。後經多數語言學家經若干年之研究，乃確定此三種文字：一爲罕利語（亦名粟特語，康居語，索格得語），乃古代媯水流域（媯水即今之阿姆河）大夏康居等國通行之語；二龜茲語，通行於吐魯番，焉耆

一帶；三閩語，通行于閩一帶。此三種語言皆屬於印度歐羅巴語系，而又以後二者與印歐語系之伊蘭語相近，故多數學者有名于閩語爲東伊蘭語者（註六）。

此就外人於新疆發現一方面言之，然外人之得以通解此種言語者，固大部由中國載籍之啓發也。中國書籍之記西域事者，以歷代正史外國傳中之西域諸國及旅行家遊歷此等地者之遊記爲主；其中記西域語言者，以玄奘之西域記爲最詳備。

唐玄奘大唐西域記言葱嶺以東諸國文字多取則印度：

阿耆尼國條（即今焉耆），『氣序和暢，風俗質直，文字取則印度，微有增損』。

屈支國條（即今庫車），『氣叙和，風俗質，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

跋祿迦國條（即今姑墨），『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語言少異』。

佉沙國條（即今疏勒），『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刪訛，頗存體勢』。

總覽上述，則葱嶺以東，沙漠以北，以焉耆，龜茲，疏勒爲宗，文字皆取則印度，大體上可視爲同一系統，約當於前所發現之龜茲語。

瞿薩旦那國條（即和闐），『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國尚音樂，人好歌舞。文字憲章，聿遵印度；微改體勢，粗有沿革。語異諸國。』

又於斡旬迦國條云，『文字同瞿薩旦那國。似此則沙漠以南，以于闐爲宗國，文字雖與焉耆龜茲同取則印度，然云其『語異諸國』，且風俗習慣俱與沙漠北諸國異，則其語文必另成一系統。約當前所發現之于闐語。

至葱嶺西之諸國，則以鐵門爲界；鐵門以南爲一系，鐵門以北爲一系。

西域記卷一記此地方通行之文字云：

『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率利，人亦謂焉。文字語言則隨稱矣。字源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浸廣，粗有書記，豎讀其文，轉相傳受，師資無贅』。

是明記鐵門以北康居故地及九姓昭武盡爲率利語矣。

西域記觀貨邏國條『出鐵門至觀貨邏國……其俗則志性恒怯，容貌鄙陋，粗知信義，不甚欺詐。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向右，文記漸多，愈廣率利』。

是明記鐵門以南文字語言另成一系統也。

其率利語即前發現之率利語；至觀貨邏語，唐書明記其類浮圖語，則與印度語常亦相近。

如是則據科學上之發掘與古籍之記載頗相符合，均可證明天山南路在唐前通行東伊蘭語，至少當亦爲印度歐羅巴語系也。夫吾人固不應認爲使用某種語言者即絕對爲某種之人，然語言實爲考訂人種之重要證據，倘合其他各條而觀之亦與之相合，則在確定人種之系屬上當無大誤。

今進而由其像貌上考証之。

日本羽田亨氏，在其西域文明史概論中，謂斯坦因氏於于闐國境內之檀檀威克利寺院板壁上發現一圖畫。圖中爲一盛繭之籠，左右有窄袖左衽兩婦人相對而立。右側之婦人，戴有金冠，似爲王妃；左側之婦人，則似爲侍女，高舉左手指王妃之頭。王妃後方，則有織機。此圖似表自繭而絹之經過。傳說蠶種爲中國公主下嫁于于闐時所帶去者。然圖中所寫之王妃及侍女之容貌與服飾，則決非中國人之類型，而實爲波斯美術中之伊蘭像。畫中另有坐在王妃後之人，似爲國王，更絕類伊蘭人。

又現藏德國土俗學博物館中，在吐魯番附近之拜察克利克廢寺所發現之壁畫，畫中畫一佛陀行祈願禮，想係唐

時製成。据其發掘者魯科克氏 (Le Coq) 之說明，畫右側上部二僧對立。右側者為普通東方之亞細亞型。左側者年紀較長，着黃與鶯色縫合之衣服，頭與東亞型全異，髮則赤色，鬚則密生，亦作赤色，鼻直而突出，眼青色，皮膚現赤鶯色。故就其臉部之特徵言之，一望而知為歐羅巴型。此外於圖畫之外，亦屢發現同此型之人物，蓋用吐火羅語之吐火羅人。(註七)

中國載籍於西域人之形貌上，記載較少。北史言「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皆深目高鼻。惟此一國(于闐)貌不甚胡」。深目高鼻與今之伊蘭人及前述畫上所繪，均相同。又中國載籍記胡人形貌之特徵，除深目高鼻二者外，即為多胡鬚。据王靜安先生之考証，鬚之一字即沿此而來(註八)。此種多鬚之特徵，與畫上所繪及今之伊蘭人形貌亦相符合。

此外西域記及唐書復明言疏勒護密人並碧暉，均與波斯大秦人上相似。

總是以觀，則就中國之載籍與科學之發掘，漢唐時天山南路之人在形貌上均具有伊蘭人之特徵。

天山南路漢唐時之居住伊蘭人，復可於現在居住該地之人作人種學上之研究證明之。据魯考科 Le Coq 之研究，

此處人之骨骼頗近伊蘭型，而尤以頭蓋骨為顯著。据斯坦因於現在居民行人種學調查之結果，亦證明其中一部屬伊蘭型(註九)。

現今居此地之人為突厥族，已如前述。然突厥族實與所謂胡者(指匈奴及西域人而言)形貌大異。唐書突厥傳言「頡利族人思摩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種，故但為夾畢特勒(据和林所發現之突厥特勤碑，夾畢特勒之勒應改為勒)而不得為設」。胡人之貌既以深目高鼻多鬚鬚為特徵，則突厥人似當與此異。然今天山南路之突厥人，大抵深目高鼻多鬚鬚，可知今之突厥與古之伊蘭在人種上混合之深也。

今居新疆蒲犁人之塔吉克為用波斯語之伊蘭族，或為原居此地之伊蘭人，尙未為突厥族同化者，如此則亦間接可為天山南路漢唐時居住伊蘭人之佐証。

柴布利加在其中亞之突厥族一書中，即將新疆境內之薩爾特(即纏回，即畏兀兒，詳可看天山月刊六期之薩爾特呢，維吾爾呢)列入伊蘭族的突厥羣內，非為無見(註十)。

凡此種種，均可從人種學上證明漢唐時天山南路之為伊蘭人居住。

以故由近代科學之發掘與考察及古代載籍之記載，無論從語言方面，從相貌方面，從人種學方面，均可充分証

明此地在漢唐時之爲伊蘭人之舞臺也。

* * *

然則此等伊蘭人果由何時而入天山南路乎？羽田亨氏於此問題未能解答，王靜安氏則據漢書『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斷定漢時葱嶺東西民族必不相同。又據北史高昌以西諸國人等皆深目高鼻，於是結論『是漢時此族以大宛爲東界者，至南北朝已越葱嶺而以高昌爲其東界』，認此族至南北朝遷入天山南路。

夫據漢書所言，似足証當時葱嶺東西語言之不相同，然語言之不相同未必即種族之不相同，如西域記所言葱嶺東西語言不相同矣，然不妨二者之均爲印度歐羅巴語系民族也，不妨葱嶺東西之均爲伊蘭民族也。且北史言高昌以西諸國人等皆深目高鼻，重在下語証和闐之『惟此一國貌不甚胡』（註十二），非重在前此大宛以西始深目高鼻，今則自高昌以西即深目高鼻也。

且據斯坦因伯希和之研究，前所述印度歐羅巴系文字之發現，據其記載可證明爲一世紀之物者甚多，伯希和氏所謂『此種言語實西曆紀元一世紀以後千年間此土慣用之言語者是』。亦可爲伊蘭人非六朝以後始遷入者之佐証。

漢代居住於敦煌祁連間之月氏，學者間有認爲係阿

利安種族者，若然則在天山南路以東今甘肅之地，該時即爲阿利安種族居住矣。月氏見於戰國時載籍者，爲古之禺氏，由此可証天山南路之東，古即爲阿利安種族居住；則在天山南路阿利安系之伊蘭羣謂係由六朝時始遷入者，於事理實頗未合。

總上以觀，靜安先生伊蘭族於六朝時遷入新疆南路之語，殆未足爲定論。

故伊蘭民族何時移入天山南路問題，於今學術界尙未得結論前，不若闕疑之爲愈。

漢唐時天山南路除伊蘭民族之外，突厥人，西藏人，漢人均曾數度統治此地，然均係上級之政治統治者，並未能大批移民以與此族同化，而尤以漢族爲尤甚。故吾人論及天山南路漢唐時之民族，不能不以伊蘭族爲主體。

* * *

茲復進而略論伊蘭族與中西文化之關係。

西方五大宗教，佛教，景教，摩尼教，火祆教，回教之傳播於東方也，實伊蘭民族爲之中介。此所謂伊蘭民族，自包含葱嶺東西之伊蘭民族而言，固不僅指天山南路之一部。

摩尼教爲波斯人所創，此教因受異教之壓迫，逃入中

亞，後大獲居住蒙古之回紇人所信奉，變為回紇之國教，後且藉回紇之力，傳教中國本部，餘勢至宋明而未息。回紇被黠戛斯所破，逃至新疆南路後，仍崇奉摩尼教，敦煌石室發現有漢譯與回紇文之摩尼教經；後始為佛教勢力所摧滅（註十二）。

火祆教為波斯之國教，六朝時傳於天山南路，名曰天神，北史於高昌國及焉耆國均有『俗事天神』之句。北魏靈太后時，胡天神初列祀典。唐時始創『祆』字以代表此教，從神從天，天神之義。唐代甚尊崇此教，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但仍以胡人充之。武宗時廢諸浮屠法，祆教教徒之勒為民二千餘人，可見其法之盛。南宋而後不復見祆祠之名，即有留存，當亦式微不足道矣（註十三）。

以上二教均為波斯之宗教，則此教由葱嶺西之伊蘭人以傳於葱嶺東之伊蘭人，而總由伊蘭人傳入中國當無疑義。佛教雖創自印度，然其初傳於中國，則亦伊蘭人仲介之力。佛教之與中土發生直接關係，蓋在六朝之後。如漢代譯經之名僧安世高居洛陽二十餘年，所出經典甚多，實為伊蘭民族安息王之世子。魏晉間中國之譯經名僧或出康居或出大月氏或出波斯，其在葱嶺東者，如龜茲國之羅什三藏等，是蓋皆伊蘭民族之人。傳入中國之佛教既經其

仲介，則自不能不受其影響。如『沙門』『外道』『出家』等詞蓋皆西域諸國之言語（註十四）。

景教入中國之情形見於西安之唐景教流行中國碑。景教徒儀規上之用語雖為敘利亞文而非伊蘭語，然其教侶中不乏伊蘭民族。景教碑中如曜原仁惠二人，其見於敘利亞文者名為 *Muhdad*, *Muhadab*, 皆伊蘭民族之名。又建此碑之長老，則吐火羅故地縛喝之人。建此碑之景淨，曾助大乘理趣六波羅密經之翻譯。景淨不識梵文，則所譯之書定非梵本，又佛經從無敘利亞文者，則其所譯之本必為伊蘭系語矣（註十五）。

回教之起較晚，其由海道傳入中國南部及中國本部者，大都為阿剌伯人而與伊蘭族無關。其傳入葱嶺東西則藉突厥族之政治勢力，而執宗教上之職務者則大都伊蘭人也。元代統一歐亞，重用色目人，所謂色目人者西域人也，回教乃大傳入於中國北部及西部。該時之西域人，自包含突厥族與伊蘭族二者而言。然在文化上在宗教上則仍以伊蘭族佔優勢（註十六）。

總上以觀，則所謂景佛摩祆回五大宗教，殆皆由伊蘭族傳入中國或由其中介而傳入中國者。

居中亞之民族，主要者爲亞利安系之伊蘭族與烏拉阿爾泰語系之突厥族。吾人素以無文明無文化之民族視突厥，而事實上，在古代突厥族與伊蘭族比，則無論在其本身文化上，在中西文化之傳播上，亦實不逮伊蘭族遠甚。其果伊蘭爲天生之優秀民族，突厥爲劣等民族歟？抑另有其他原因歟？是實亦至有趣味之問題也。

夷考斯等原因，蓋繫於二者生活相異之故。古代突厥民族居於天山北路及吉爾吉斯草原者，有史以來即以遊牧爲生。中籍記載古之丁零，鐵勒，堅昆，其居住區域即廣佈外蒙天山北路西比利亞南部及吉爾吉斯草原（註十七）。此等民族蓋均突厥之前身也。斯後東西突厥代興，下至薛延陀回紇亦均居此廣大區域中。然彼等均以遊牧爲生，遷徙無定，其雄兵怒馬固有時若上帝之鞭，莫之或禦，然言及文化，則此等民族既不能自身有所孕育，復不易接受保存或傳播其他文化。蓋遊牧生活無固定居處，知識傳授之場所（學校或寺院）既無，知識傳授之工具（書籍文字）亦不易保存，且其簡單之生活固亦不需要較高級之文化在其生產上，在其社會內部人與人之關係上，負組織與指導之作用也。

在斯種情形下，彼輩於東西文化之傳播上自難負若干重大責任。有之，則蓋藉其軍事之力統一中亞時，給商賈

宗教師等文化傳播者往來以種種方便而已，若前之西突厥（註十八），後之蒙古是。

反之，伊蘭族無論其居於葱嶺東西，蓋均以定居之農業爲生。居於波斯及阿母河流域者無論已，居於新疆南路者，自有史記載始，蓋亦大抵以農業爲主也（註十九）。農業生活須具有較高級之文化在其政治上與生產上負組織作用；而尤以天山南路諸國素無雨雪，生業所資全賴灌溉。此種繫其民族生死存亡之灌溉事業，非有較高級之文化實不足以利其進行。斯等民族文化自較其北鄰之遊牧突厥族爲發達，故彼等不僅能接受景佛回教之文化，且能創造祇摩尼二教之文化。則執東西文化傳播之使命者，爲伊蘭族而非突厥族，不亦宜乎？

其後突厥族進居於阿母河流域及塔里木河流域今之所謂東西突厥斯坦者，易其遊牧生活而爲農業生活，固亦如前之伊蘭族然，能接受斯等文化矣。元代之興，其征服西域固多藉居住天山南路畏兀兒王國之力，而負其政治上文化上組織之職者亦多出自此族（註二十）；當時政令非有畏兀兒文字之副署，則不生效力。其後蒙古文之興亦源於畏兀兒文，滿州文復依蒙古文而創製，中華五族中滿蒙回三族文字固均出自畏兀兒文字者，則其當時之文化程度如

何，當可思已。

設果係伊蘭民族與突厥民族有天生優劣之分，則突厥民族不應一易其遊牧生活而爲定居生活後，便前後在文化上有若是之差別。是故一民族文化之高低乃繫於其所營生活之不同，而與其天生之優劣民族性無與焉。此於近代工業文明發達後，於諸民族文化之發展上更易證明者也。

然則，孰使此居住中亞之二大民族，一營農業生活，一營遊牧生活歟？是則不能不歸於地理條件之影響已。天

山南路，南有崑崙之阻，北有天山之隔，西扼以葱嶺，東拒以南山，類皆拔海萬餘尺之高，大洋水氣莫得而逾。

自有史記載以來，即雨雪稀少，不足以滋育穀物野草，居斯土者非利用河流之灌溉，不足以言生存，故居民自必營農業生活。至波斯與阿母河流域之適於農業更無待言。反之，天山北路東連蒙古，西接吉爾吉斯草原，北伸至西比利亞南部，此莽莽平野固一極適於遊牧而不適於農業之草原也。故有史以來，即爲遊牧族活動之地，雖時至今日，科學昌明，人類征服自然之力較前高萬千倍，但居此土者大部分固仍營其馬上生活。

然吾爲此言，非謂地理能決人類之活動，而爲命定論者。蓋英倫三島在其自然條件上，千百年前與今正相同，

而居斯土之民，今與昔比，乃竟有天壤之差，是豈徒可以地理解釋乎。吾之爲此言，蓋僅謂某種生活之發生，乃係由其地理條件影響，而非含有決定之意義也。突厥與伊蘭族前此一營農業生活，一營遊牧生活，乃係因其所居地理條件之影響，而非謂此種地理環境將永遠決定居斯土者之生活，因而決定居斯土者之命運。天山北路之逐漸改易農業生活，蘇俄之極力經營吉爾吉斯草原且易其地居民之遊牧生活爲農業生活，可証也。

註一 見王忠愍公遺書觀堂譯稿之中亞探險談。

註二 見陳垣先生之火祿教入中國考。

註三 見天山月刊六期王日蔚著之畏兀兒民族古代史。

註四 見須佐嘉橋之西蒙古部族考，天山月刊六期紀敏合譯之厄魯特民族考即據此書轉譯者。

註五 按一般人皆謂新疆之名東突厥斯坦（或譯東土耳其斯坦）爲外人所加之名。實則此乃係該族之自稱，斯坦在彼語爲地方之意，突厥斯坦即突厥人所居所有地之意。又以新疆內之突厥族，十之八爲畏兀兒系，故該族亦間名該地爲畏兀兒斯坦。新疆一詞乃漢人名該地之稱，彼族視此名詞爲給與彼等之侮辱，猶東四省人之以滿州國一詞爲侮辱同。所以然者，蓋自漢通西域後並未能與其地之民族十分同化，且自清以來，三百年之間，新省

官吏「往往大羊蟲介其人，虎擾而兒畜之」(用新疆圖說語)。彼族之不以中華民族自居，自認爲被壓迫者，而與漢族爲對立之勢，不亦宜乎。

註六 可參讀王靜安先生譯伯希和著近代東方語言學及史學上之發現及其結果。

註七 詳見日人羽田亨西域文明概論。

註八 詳見王靜安觀堂集林西胡考證。

註九 Aurel Stein: Ancient Khotan

註十 Czaplicka: The Turks of Central Asia, in history and at the present day.

註十一 和闐爲新疆之江浙，物產文化均中全省。據西域記及其他諸書之記載，此地與中國內部關係特密。且有謂此地民族係中國遷去者，此蓋非定論(詳可參看賀昌羣譯西或之弗敦)。至其居民之貌不甚胡，或當係與西藏族混合之故，蓋由此至

慕容氏建國始末

馮家昇

一 慕容氏先世及與宇文段氏之角逐

甲 慕容氏之先世

慕容氏，鮮卑之一也。廆十一世祖名乾歸(述異記作乾羅)

藏夙有捷徑可通，交通既繁則種族至易混合也。

註十二 詳可參考陳垣先生之摩尼教入中國考，馮承鈞先生譯沙畹著之摩尼教入中國考。二書互有長短，前者於中國載籍上關於此教材料之收集較豐富，後者則於西籍一方較豐富，然二者實均不世之作也。

註十三 詳見陳垣先生之火祇教入中國考。

註十四 詳見賀昌羣譯西域之佛教，羽田亨西域文明概論之宗教章。

註十五 詳見伯希和氏近代東方語言學及歷史學之發現及其結果。

註十六 詳見陳垣先生著之元西域人華化考，日人箭內互著之元朝間之三大階級。

註十七 詳見天山月刊七期拙著之畏兀兒民族中古史。

註十八 詳見馮承鈞先生譯西突厥史料。

註十九 詳見天山月刊六期趙亭南著之前漢西域經濟畧考。

註二十 詳見陳垣先生著之元西域人華化考。

者，衆推爲酋長。檀石槐時，有慕容司者爲中部大人之一。曾祖莫護跋，初帥諸部落自塞外入居遼西，從司馬懿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于棘城之北(今錦縣之北)。祖木延從毋邱儉征高句麗有功，加號左賢王。父涉歸一名弈落韓，以全柳城之勳，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北。於是

漸變胡風而染華俗矣。晉武帝太康二年冬，涉歸始寇昌黎，安北將軍嚴詢敗走之，斬獲萬計。太康四年（西紀二八三），涉歸死，弟耐篡立，謀殺鬼，鬼逃於遼東徐郁家得免。五年，鬼為衆所立，殺耐，遂代領其衆。史家稱是年以後為前燕。其先世表之如次：

乾歸（十一世祖）——莫護跋（曾祖）——木延（祖）——涉歸（父）——耐（鬼）

當時西喇木倫上源為宇文氏，下流為慕容氏，灤河與

大凌河為段氏。彼此角逐，無有寧日。夫涉歸之死，史雖

不言其故，然十六國春秋前燕錄（卷二三，晉書載記亦同）謂

初涉歸與宇文鮮卑素有隙，將修先君之怨，表請討之，

則涉歸之死與宇文氏不無關係。或者太康二年涉歸寇昌黎

（今大凌河附近），嚴詢大敗之，宇文氏蹙其後而襲殺之與？不

然，二年冬來寇，何以四年即卒？且鬼表請討之，武帝又

弗許，豈非嚴詢與宇文氏預定之計耶？觀後來鬼寇遼西昌

黎，每歲不絕，至太康十年始悟其策之非，乃改變策略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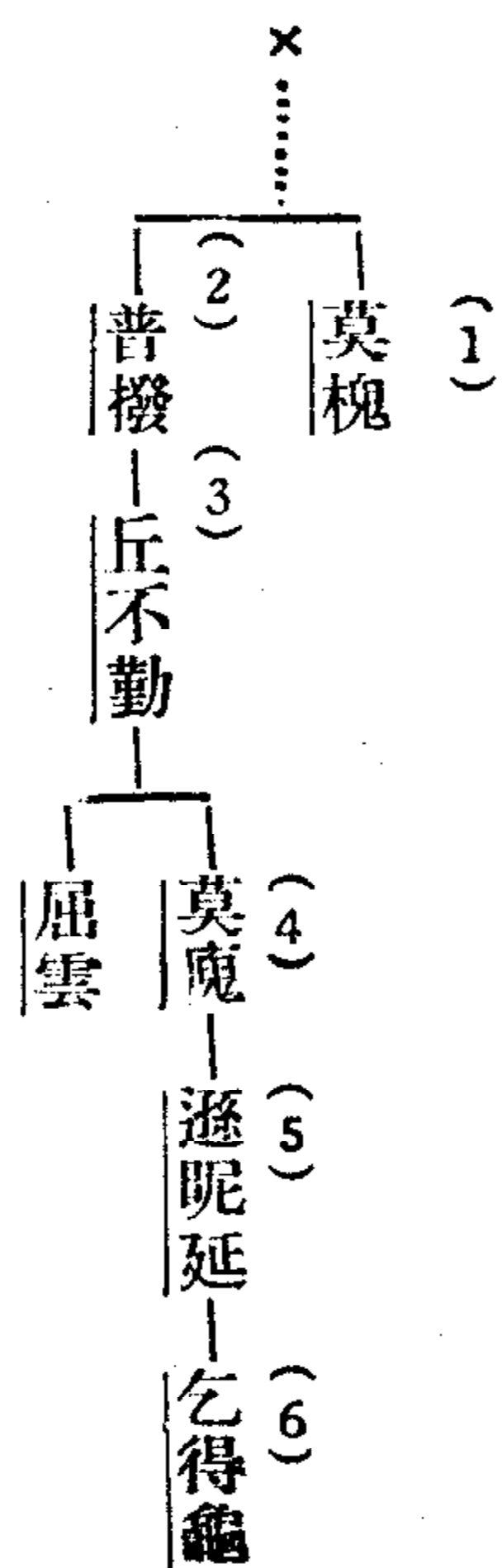
晉，專謀宇文氏，太寧三年殺乞得龜，迄就而滅其衆，所謂『先君之怨』至是始伸。

乙 宇文氏

宇文氏之世系，據北周書文帝紀為：

葛烏菟……普回——莫那……（九世）……侯豆歸。

據魏書匈奴宇文莫槐傳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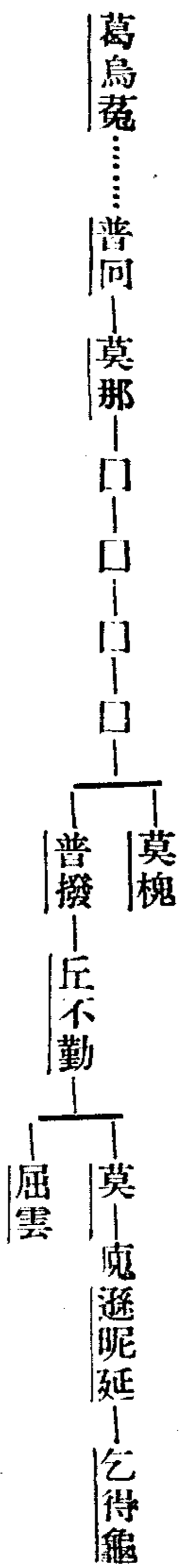


按周書侯豆龜，魏書作乞得龜，晉書作乞得歸。周書侯豆

龜以上九世不可攷，據魏書則有遜呢延（晉書，十六國春秋前燕

錄作悉獨官），莫慮（晉書，前燕錄作莫圭，魏書避北魏太祖諱改），

丘不勤，普撥與莫槐。今重訂其世系如次：



大抵至莫槐（圭）遜呢延（悉獨官）二世為極盛時代，魏

書謂『遜呢延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璽三組，自言為天

所相，每自誇大』。十六國春秋前燕錄卷二三『太安初，

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強盛，遣其弟屈雲寇邊……素怒

延恥之，復率衆十萬圍虜於棘城，衆咸震懼，人無拒志。又太興二年，晉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暕陰結高句麗，宇文段氏謀滅虜，虜設計問二國還兵。『悉獨官曰，「二國雖歸，我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率衆數十萬逼城，連營四十里。又太興三年，慕容訛滅乞得龜，『盡獲其國重器，畜產以百萬計』。綜上觀之，則宇文氏曾一度強盛，先與晉盟，後與石勒連，慕容氏幾爲所滅者屢矣。觀莫護跋既建國錦州（棘城）之北，而涉歸又遷于遼陽（遼東）之北，殆避宇文氏之進迫無疑。及虜之世，雖復徙錦州，然二次爲宇文氏所圍攻。逮太寧三年乞得龜得歸，拔其國城，而慕容氏自是始寢大。熱河志卷五七建置沿革論宇文氏之疆域曰：

案宇文氏本居遼東塞外，周書稱自莫那徙居遼西而未詳其地。庾信周上柱國齊王憲碑則謂晉太康之世據有黃龍。考宇文氏之國都本在紫蒙城，方輿紀要謂在柳城西北，是宇文氏所都亦尙在黃龍之北。所謂據有黃龍者，蓋其南境所及也。太康之世，約當宇文莫圭時。莫圭距逸豆歸之滅，纔及三傳。周書謂莫那九世至侯豆歸，則自莫圭以前當居黃龍之北也。自太康時據有黃龍，知今朝陽縣東之土默特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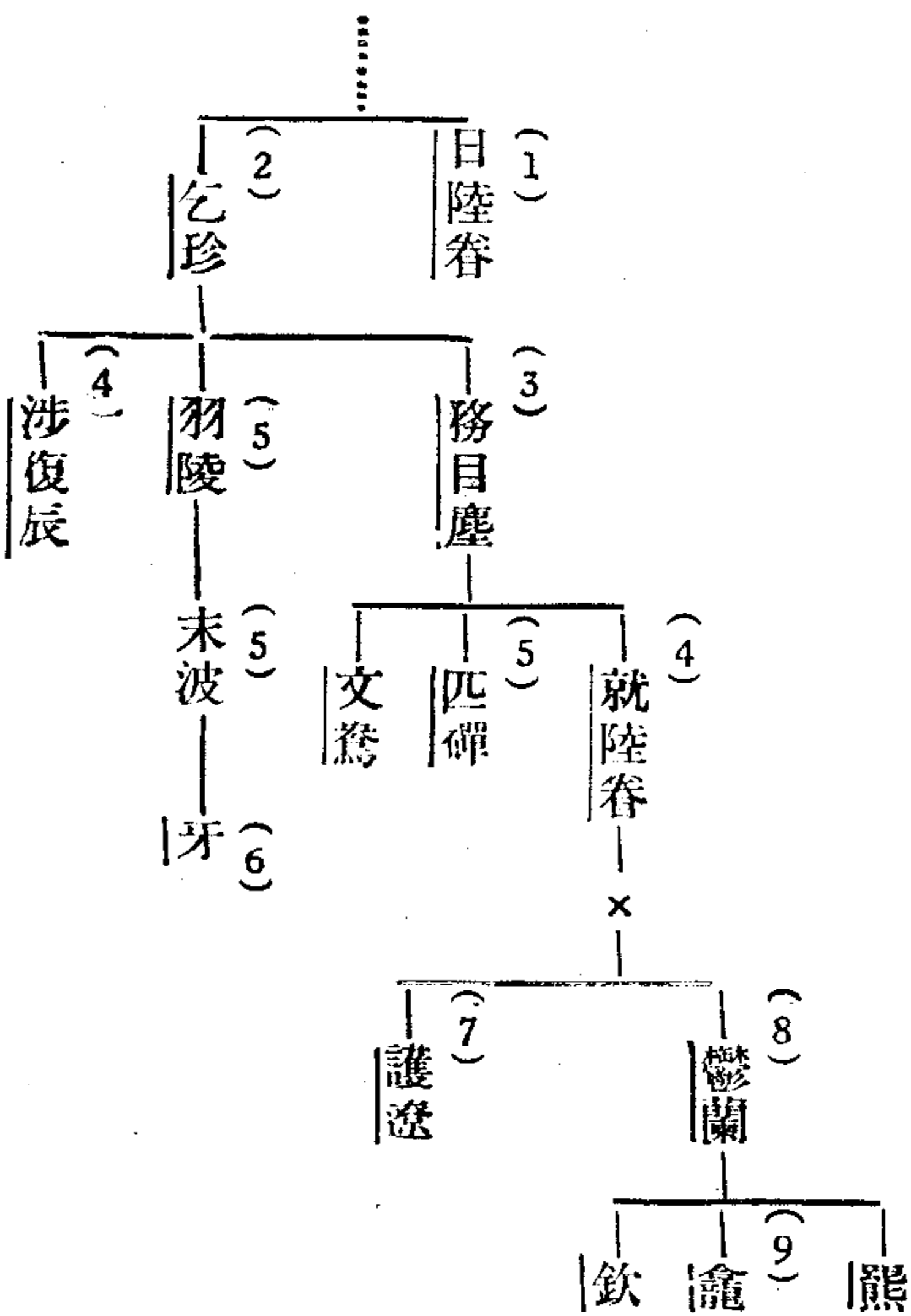
翼境亦宇文氏地。又前燕錄有宇文乞得龜屯保澆水之文，知今赤峰縣屬之翁牛特境亦宇文氏地。至於濡水之發源在今豐寧縣西境外，拓跋氏居濡水之西，而宇文氏與之相接。則東自今朝陽縣，西至豐寧縣，皆兼得宇文氏地，而特偏居北邊，緣其時南境屬段氏耳。

案澆水即饒樂水，一作弱洛水，今之西喇木倫也。志以今之英金河當之，甚誤。大抵互熱河北部中部俱爲宇文氏之領域，則毫無疑義。太寧三年，乞得龜爲訛所滅，其衆遠遁西喇木倫以北，分爲庫莫奚，契丹二部。

丙 段氏

段氏本出於遼西，始祖日陸眷初爲漁陽烏丸大人庫辱官家奴。會漁陽大飢，庫辱官以日陸眷詣遼西逐食，招誘亡叛。其衆日多，遂至強大。眷死，弟乞珍立。珍死，子務目塵（晉書，前燕錄作務勿塵）立，據有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士馬四五萬騎。太安二年，始封爲遼西公。塵死，子就六眷（晉書，前燕錄作疾陸眷）繼之。眷死，子幼弱，弟匹磾與其從叔羽陵及陵子末波（晉書，前燕錄作末匹）互相攻擊；石勒遣石虎擊匹磾，殺其弟文鴛，末波降。永昌元年，末波自稱幽州刺史，屯遼西。波死，衆立

就六眷孫遼（魏晉徒何段日陸眷傳謂之弟，甚誤）為主。先是晉太寧三年，慕容廆方與段氏連盟滅宇文氏，廆為末波子牙謀徙都，牙從之，即去令支（今遷安），國人不樂；遼起而攻殺牙。咸康四年，慕容皝結後趙石虎共攻遼，遼降，皝殺之。石虎以其弟蘭配鮮卑衆五千，屯令支，禦慕容氏。蘭死，子龕代之。晉升平元年，慕容備伐之，毒其目而殺之，坑其衆三千餘人於薊，段氏亡。今據魏書，晉書，前燕錄諸書訂其世系如次：



段氏自務目塵（晉書，前燕錄作務勿塵）以來，日益強盛，

十六國春秋前燕錄卷二三謂：『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熱河志卷五七建

置沿革曰，『案，鮮卑段氏自務目塵據有遼西，居于徒河（今義州）。太安二年，始封為遼西公，子疾陸眷繼之（在國帝時）。建興元年，慕容廆遣子翰攻段氏，取徒河新城（今遼源東），至陽樂，引兵而還，則其時段氏當已遷于令支（今遷安）矣。疾陸眷死，其從弟末柁（即末波）殺其叔涉何辰而代之（在元帝太興元年）。末波死，段遼（即護遼）殺其子牙而代之。是時疆域頗廣，其所居之令支雖在今平泉州境之外，而實兼有今承德府屬南境之地。前燕錄稱慕容皝攻掠段遼令支以北諸城，可知永平府北邊外皆段氏地。所謂西接漁陽，東界遼水者，蓋自今西至灤平縣，東至建昌朝陽之南境，並當為段氏所有，其北境則為宇文氏，東境即慕容氏也』。

段氏立國始日陸眷，終段龕，約七十餘年。慕容氏雖并宇文之衆，國勢甚盛，然晉咸和九年，遼遣蘭大敗就軍于牛尾谷，而慕容氏之根據地（徒河）幾為所陷，及咸康四年慕容皝與後趙石虎相結，始亡其國，其勢力之強由此可見。據晉書，前燕錄，魏書諸書，其官名有『中軍將軍』，『揚威將軍』，『漁陽太守』，『北平相』，『代相』，『上谷相』，『郎中令』，『燕郡太守』，皆遼所署，知段氏亦具官制也。陽裕，北平無終人，有學有識，忠清剛

毅，歷仕段氏五主，甚見親重。陽鶩，無終人，性儉好學，器度沉遠，亦爲段氏所器重。則知段氏文化亦有可觀者，惜史文未詳耳。

二 慕容氏之建國

甲 前燕

慕容廆既立，境域甚小，環顧四隣，皆虎視鷹瞵，每謀及己。廆嘗欲假晉之聲威，表請討宇文而不許，其視線乃轉向東北之弱小部族。太康六年，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廆夷其國城，驅掠萬餘人而還。

西南與段氏聯姻，妻段國單于階之女（生皝，仁，昭，其後皝亦妻段氏女，猶耶律之子譙也），破宇文段氏之盟。內平遼東附塞鮮卑，統領其衆。徙都大棘城（錦縣北），教其族以農桑，繩其民以法制。燕大水，開倉振給，幽方獲濟，人咸德之。永嘉之亂，中原板蕩，幽冀淪陷，中國流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法政不立，士民往往逃去；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惟廆刑政修明，虛懷接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廬江黃泓，北平陽耽爲謀主；北海逢羨，廣平遊邃，北平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及裴開

爲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該，蘭陵繆愷，昌黎劉斌，安定皇甫岌，岌弟眞及抽子裕並權機要。建興中，王浚爲石勒所殺，幽州喪亂，會稽朱左車，魯國孔纂，泰山胡毋翼自薊奔廆，中國流民來歸復數萬家。廆乃立郡以統之：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邱郡，并州人爲唐國郡，職官建制，大有邦國之規模焉。東晉成帝咸和六年，進封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未受而于八年（三三三）卒。廆僭號，改諡武宣皇帝，廟號高祖。

慕容皝，廆之第二子，雄毅多才。及嗣位，同胞兄弟仁與昭爲亂，殺之。咸康三年，自稱燕王，以封奕爲相國，韓壽爲司馬，裴開爲奉常，陽鶩爲司隸，王寓爲太僕，李洪爲大理，杜羣爲納言令，宋該，劉瞻，石琚爲常伯，皇甫眞，陽協爲散騎常侍，宋晃，平熙，張泓爲將軍，封裕爲記室監。自餘文武授任各有差。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立夫人段氏爲王后，世子儁爲王太子，一切措施儼然帝王之氣象矣。嗣位之初，既屢破宇文逸豆歸，度其勢已無可爲，乃南結後趙石虎滅段遼，遼降；又大破趙兵。西部既已救平，復轉鋒東向。咸康五年（三三九），伐高句麗，及新城（今瀋陽附近）；王劔乞盟乃還。八年十一月，皝親帥勁卒四萬伐高句麗，翰及霸爲

前鋒，自南陝以進；王寓等衆萬五千從北道而入。劉以爲
| 就從北道，遣弟武統精銳五萬拒之；躬率羸兵，以防南
| 陝。翰等與劉戰于木底（今興京老城西四十里木奇），大敗之，遂
| 入丸都。劉單馬遁走，獲其母周氏及妻而還。會北道王寓
| 等敗沒，由是就不得窮追。乃載其父尸，并其母妻，收其
| 府庫累世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城而
| 還。康帝建元二年（三四四），三道伐宇文逸豆歸，克其都
| 城，逸豆歸遠遁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就悉收其畜產資
| 貨，闢地千餘里，徙其部民五萬餘落於昌黎（今朝陽之南）。
| 就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使陽裕等築龍
| 城，構門闕，宮殿，廟園，籍田，遂改柳城爲龍城縣。咸
| 康八年，由棘城遷都龍城。

晉穆帝永和二年（三四六），就遣世子儻等率騎萬七千襲
| 扶餘，拔之，虜其王玄及部衆五萬餘口而還；署玄爲鎮軍
| 將軍，以女妻之。

大抵慕容就時之疆域，東至遼寧輯安邊，北至洮南，
| 西抵熱河承德，南抵燕山與石虎接。

揆就之爲人，才氣過乃父，而心術則不及。廩尊事晉
| 帝；就則于咸康三年自稱燕王，永和元年冬十月，以古者
| 諸侯即位各稱元年，於是不復用晉年號，自稱即位之十二

年。三年九月卒，僭位凡十五年。儻稱帝後，追諡文明皇
| 帝，廟號太祖。

慕容儻，就之第二子，晉永和四年正月僭即燕王位，
| 乘石虎內亂，乃謀發兵伐趙。翌年春二月，儻使慕容霸將
| 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輿干自西道出蠟螭塞，儻自中道
| 出盧龍塞，三道並進，乃攻陷薊城，建都于薊。八年（三五
| 二）進攻鄴，獲冉閔，殺于龍城。儻僭皇帝位，國號大燕，
| 建元元璽。東胡民族之有國號，有年號，自此始。元璽五
| 年（晉永和十二年）下山東諸地，斬段龕（段氏亡，龕擁衆廣固自稱齊
| 王附晉，今濰縣），段氏自是散滅。光壽元年（晉升平元年）討丁
| 零，敕勒（即鐵勒），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獲馬十三萬，牛
| 羊億餘萬。略地山西，河南，無不勝利，乃自薊遷都于鄴
| （今安陽）。當是時也，東服高句麗，北屬鮮卑餘種，西北與
| 拓跋聯姻，南收晉軍。其疆域包有今遼寧，熱河，河北，
| 山西，山東全部，而河南，陝西，江蘇，安徽之一部亦爲
| 所屬焉。光壽三年（晉升平三年）儻卒，謚景昭皇帝，廟號烈
| 祖。儻雅好文籍，性嚴重，慎威儀，未嘗以慢服臨朝，雖
| 閒居晏然亦無懈怠之色，僭偽中之令主也。

慕容暉，儻之第三子。光壽四年嗣位，改元建熙（晉升平
| 四年）。暉庸弱，國事皆委大臣處理之。慕容恪爲太宰專掌

百揆；其下爲三公，慕容評爲太傅，陽鶩爲太保，慕輿根爲太師。是時內部相安無事，一意謀晉；以賢臣如封奕，慕容恪，陽鶩，相繼而亡，輔佐乏人，未能如願。建熙十年（晉廢帝太初四年），晉大司馬桓溫率水陸師來伐，勢如破竹，進至枋頭（今河南濬縣西道口鎮附近）。燕之上下震動，太傅評謀徙都和龍，爲吳王慕容垂所止。乃以垂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率衆五萬大敗之。自是桓溫氣沮，不敢北窺。而垂亦爲評所忌，奔于西秦苻堅。暉既無能，太后可足渾氏又專政忌才，而慕容評之徒貪婪無厭，尤不知國事之爲何，自是亡國之象顯。建熙十一年（晉太和五年）苻堅破鄴，暉及后妃王公以下并鮮卑四萬餘戶徙於長安，燕亡。暉後爲堅所殺，年三十五，在位十一年，諡幽皇帝。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九前燕錄慕容暉下曰：『始嵬以晉武帝太康六年，歲在乙巳（西紀二八五）稱公；至暉四世，晉海西公（即廢帝奕）太和五年，歲在庚午（西紀三七〇）滅。凡八十五年』，史家所謂『前燕』也。

乙 後燕

慕容垂，皝之第三子，初名霸，更名璉，後名垂。太宰恪甚器重之，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指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

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矣』。暉不能從。及敗桓溫於枋頭，太傅評與可足渾氏忌其才，欲殺之，垂遂奔于秦。晉孝武帝太元八年（西紀三八三），苻堅爲謝玄大敗于淝水（今安徽壽縣境內），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從之。後垂內規興復（指燕），外假秦聲，聚衆數萬，自稱燕王，奠都中山（今河北定縣），時晉太元九年也。北復舊土，南收秦地，西略上黨，土地大斥。太元十一年，僭即帝位，建元建興。時拓跋氏崛起雲中（山西大同北），垂引兵攻之，拓跋氏屢避之。又南與翟遼攻擊，屢年不決。西用兵于慕容永，傷亡亦多。人皆曰『士卒疲於行陳，居人不暇耕織，瘡痍滿身，哭泣盈路』，而垂不之顧。建興十年（晉太元二十年），垂發兵十萬，遣子寶等伐拓跋氏，大敗於參合陂（今山西陽高）。寶軍生還者僅數千人，兵甲輜重軍糧資財巨萬盡爲拓跋氏所獲。垂大怒，期以明年大舉擊之。自將龍城勁卒直下平城，收其衆三萬餘人；拓跋氏避之。垂至參合陂，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子弟皆號哭，六軍哀慟，聲振山谷。垂慚憤，遂嘔血寢疾；還至上谷之沮陽，卒，時晉太元二十一年也。諡爲成武皇帝，廟號世祖。

慕容寶，垂之第四子，少無志操，好人佞己。垂死嗣

位，改元永康。是時內部紛亂，自相斫殺。拓跋珪大舉南下，下并州，從井陘（今井陘口）東趨中山，諸縣望風迎降。

寶逃龍城，憑險自守，猶欲待時而發。永康三年（晉安帝隆

安二年）寶從慕與騰大舉龍城兵規復舊地。諸軍皆不欲戰，

中途亂作，寶走依蘭汗於龍城，為汗所殺。諡為惠愍皇

帝，廟號烈宗。

慕容盛，寶之庶子，沈敏多謀。與舊僚誅蘭汗等，嗣

位。謙抑自卑，不稱尊號，以長樂王攝行政事；諸王降爵

為公。其後內亂數平，羣臣固請，遂於晉隆安三年即帝

位，改元建平。翌年，改元長樂。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

親，多所猜忌，大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宗族親

舊，人不自保。誅戮愈多，而叛變者亦愈多。長樂三年，

段璣等乘夜入禁中弑之。諡為昭武皇帝，廟號中宗。

慕容熙，垂之少子，雄果英壯，惟少弘略。及嗣位（隆

安五年），改元光始。殺寶子元，盛子定，逼殺太后丁氏，

朝中不安。三年五月，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

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四年

四月，又于龍騰苑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

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

暑，士卒暍死幾萬餘人。擬鄴之鳳陽門；又作弘光門，累

級九重。地狹民貧，其窮奢極欲如此，自是滅亡之現象。

七年正月，改元建始。羣臣不堪其虐，多謀叛亡。是年七

月，馮跋與從兄萬泥推慕容雲（原名高雲，高句驪支庶，慕容寶養

為子）為主，殺熙。諡為昭文皇帝。

十六國春秋前燕錄卷四十八慕容熙錄曰：『始垂以晉

孝武帝太元九年，歲在甲申（西紀三八四），僭立；至熙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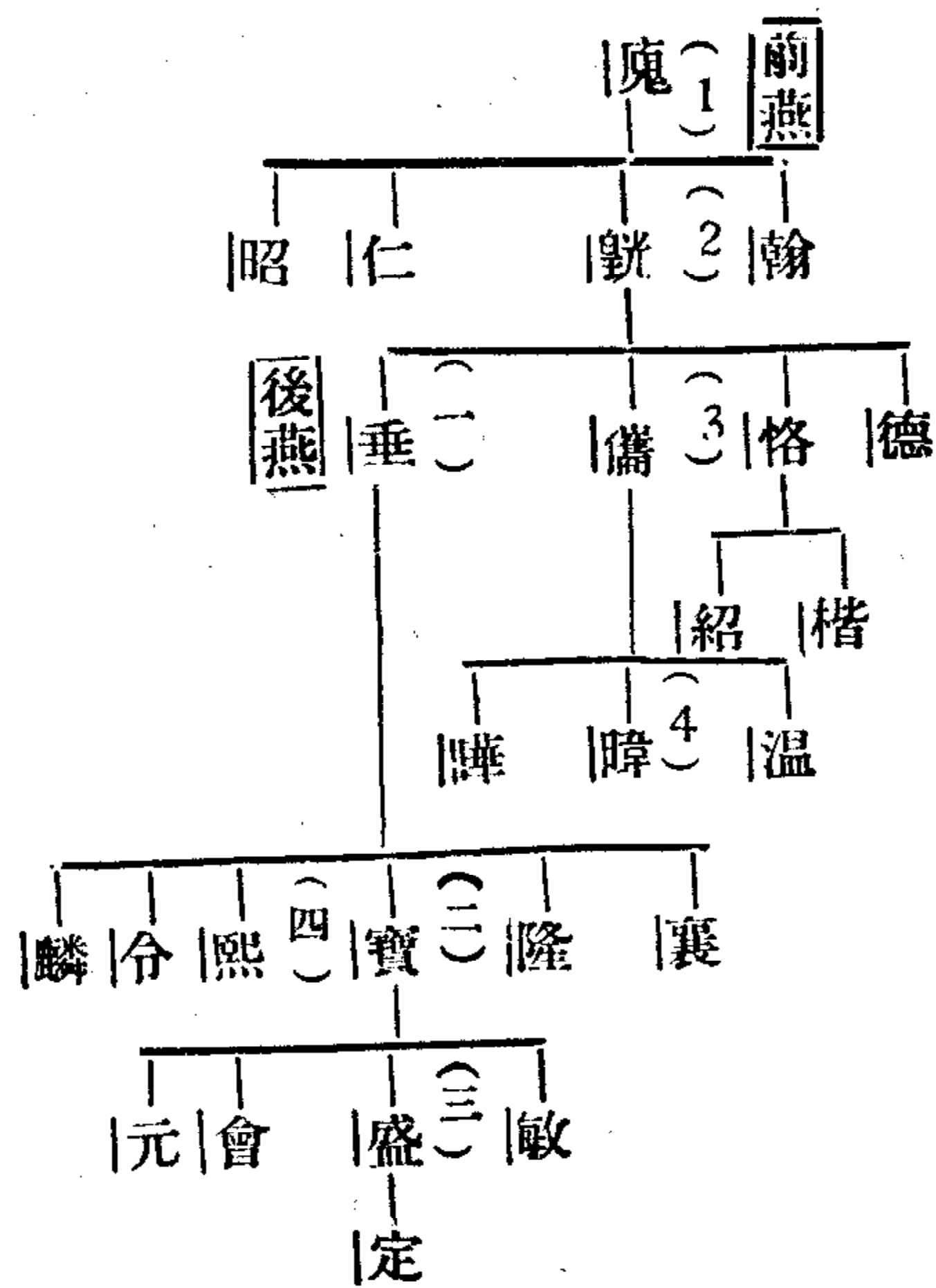
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三年，歲在丁未（西紀四〇七）

滅』，史家所謂後燕也。前後燕八世，一百零九年。

慕容氏國祚綿延，支庶繁多。如吐谷渾建國青海，歷

唐宋而其子孫不絕；慕容冲及永據山陝號西燕；慕容德據

山東稱南燕；茲暫略而不論。列其世系如下：



三 慕容氏之華化

曹魏時，鮮卑柯比能『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已稍變其游牧狀態，然未深沐中國之文化，故史但云『頗學文字』而已。迨晉永嘉之亂，中州喪亂，績學之士贊門望族隨晉室南渡者固多，而留戀故土者亦復不少。然以戰爭擾攘，未能安居，乃不得不求一片乾淨土地，以爲託命之所。遼東一隅後漢爲公孫氏割據時，久爲中州人士藉以避難。當是時也，慕容廆『刑政修明，虛懷引撫』，以故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此爲慕容氏華化之一大原因也。如渤海封奕，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孔纂以夙德清望引爲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命說與國胄束修受業。廆覽政之暇，亦親臨聽之。前燕錄（卷二十三）所謂『路有頌聲，禮讓興矣』。餘如高商之『嚴重好學』，陽鶩之『清素好學』，韓恒之『博覽經籍』，高詡之『占卜天文』，張佈之『好學事母』，李績之『清辯有辭理』，黃泓之『博通經史』，皇甫真與岌昆仲之『文章儁才』，公孫固之『好學恬淡』，王歡之『丐食誦詩』，崔逞之『躬耕講誦』，盧晏之『博學善隸書』，崔懿之『學行修明』，

宗隱之『專精好學』，屈遵之『博學多才』，張蒲之『涉略文史』，呂顯之『好學廉直』，晁崇之『善天文術數』，公孫表之『好縱橫刑名之學』，封懿之撰燕書十卷行世（以上見前後燕錄各傳。燕書十卷，隋書不載；或至隋已佚乎？），田融之趙書十卷（二日二石集，記石勒事），范亨之燕書二十卷（記慕容備事），張詮之南燕錄五卷（記慕容德事），張諮之涼記八卷（記張軌事），蓋泓之珠崖傳一卷（以上見隋書經籍志）；此皆中州績學之士歷事前後者也，則慕容氏之華化豈偶然哉！

按史所載慕容氏之官制，禮制以及政府之一切組織，多沿襲魏晉，固不待論。而其援引名言，出入經史，胡庭之上儼然彬彬有禮。前燕錄（卷二十三）『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民生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爲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四者爲慕容氏立國之骨幹，廆獨能行之，故能成創國之主也。說尚經學，多材藝，尤善天文，國人稱之（錄二）；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胥子（錄二五）。備博覽書史，有文武幹略，彬彬文雅，更善詞賦。至於器物車室皆著讚以爲戒（錄二六）。『備觀兵近郊，見甘棠於道，曰，「升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羣司亦

各言其志，吾得覽焉」。於是內外臣僚並上甘棠頌（錄二十六）。『譙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讀經史』（錄二十七）。備雅好文籍，自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十六國春秋輯補二七）。

障委政太宰恪，專受經於博士王歡，助教尙鋒，秘書郎杜銓；並以明經講論左右，至是通諸經；又祀孔子於東堂。以歡爲國子祭酒，鋒國子博士，詮散騎侍郎。其執經侍講，皆有拜授（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十八）。寶爲太子時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尤善屬文（錄四十六）。盛與羣

臣講論古今，命中書更爲燕頌以述恪之功，因而談譙賦詩（錄四十七）。恪諮詢善道，進止有常，罷朝歸第，手不釋卷（錄三十）。德博觀羣史，性情慎重，多才藝（輯補五八）；

即位之後（南燕），建立學官，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褒德任賢，新舊咸悅（北堂書鈔卷一五八引類補）。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晉書列女傳）。凡此皆足以表示慕容氏浸浴于中國文化，而能洞達經史者也。

不惟彼等身能縱覽經史，且亦嘗勉其族人入庠序受業焉。廩以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統率國胄東修受業（初學記卷十八，并見前文）。就賜其大臣子弟爲官

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生徒增至千餘人，稱盛一時（輯補卷二五）。其有優異者，則擢充進侍（錄卷二五）。備光壽三年，立小學於顯賢里，以教胄子（輯補二七）。障初受經于王歡，尙鋒，杜詮；後以歡爲國子祭酒，鋒國子博士以教左右（錄二八）。盛於長樂二年引見百僚於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錄四七）。大臣每由學校中選拔，如兵部尙書丁信年僅十五。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信乃以『在上不驕，高而不危』之語諷之（錄四七）。

慕容氏歷代之主雅好文學，其國都所藏策籍必有可觀。魏書（卷三）太祖紀皇始二年（慕容寶永康二年，晉隆安元年），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攻下燕都中山時，『獲其所傳皇帝璽綬，圖書府庫珍寶，簿列數萬』云云，於此可見。

不惟此也，彼等更信方士佛道。慕容備元璽元年，滅冉閔，告於統廟，有燕巢於正陽殿之西楹，生三雛，謂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神鳥五色謂燕朝繼五行之錄也。二年見玉版文，言燕屬水德，尙黑，牲牲尙玄。慕容垂嘗賜釋郎官絹一百疋，袈裟三領，綿五十斤，請爲呪願。寶伐拓跋珪，以沙門曇猛隨軍，不用其言致敗。凡此皆足以表示中

國之文化已深入於彼等生活之中也。

四 慕容氏滅亡之原因

慕容氏滅亡之原因雖多，然以余觀之，不外三事：陰戶太多，一也；騎奢過甚，二也；騎兵太少，三也。前二者屬于經濟方面，後一條則屬于軍事方面。

原來慕容氏以兵立國，無日不在戰爭之中。所謂『陰戶』，即在戰場死而有功，常年不納賦稅並得官俸之家。夫嘉賞有功固爲應有之事，然失之太濫則弊竇叢生。若年限不加規定，則陰戶增而民戶少，影響一國之收入甚大。

慕容暉時，有陰戶至二十餘萬家，無怪『民戶殫盡，委輸無人，吏斷常俸，戰士絕廩，官貸粟帛以自贍』焉。爲陰戶者類多以功恣肆，若國家取締過急，反激起彼等之亂。慕容寶僭位之初，遵垂遺命，校閱戶口，罷諸軍封蔭之戶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而思亂者蠶起。此可見其積重難返之一斑矣！

國家正常之出入既不平衡，而又加以驕暴主之浪費，亡國之徵遂日著。慕容暉時大興土木，役徒數萬，殿閣數百，後宮女四千有餘，僮僕廝養過兼十倍，一日之費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帑藏空

虛，軍士無賴。至于宰臣亦相效尤，風靡之化積漸成俗，無怪乎軍士每遇敵人咸率離叛也。更可笑者，敵人當前而大將尙貿易軍中以圖私利。太傅慕容評與秦將王猛相持潞川時，評障固山泉，嚮水與軍；入絹一疋，得水二石。士卒怨恨，咸無鬥志，評卒大敗，單騎而遁。

慕容氏作戰之方法，原恃騎射；滅宇文段氏而後，騎士愈增，此所以克平冉閔，大敗桓溫。然因頻年戰爭，馬騎漸少。於是北侵庫莫奚等族，擄劫馬匹以爲軍用。其後庫莫奚不堪其擾，遠遁漠北，馬騎無地可取，實力大減。其後拓跋氏率數十萬騎南來，慕容寶即無方應付。觀中山尹苻謨云，『今魏軍強盛，千里轉鬥，乘勝而來，勇氣百倍。若逸之，使入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爲敵。宜杜險以拒之』，可以知也。大抵山地利于步，平原利于騎。今以慕容氏疲敝之步卒當數十萬強悍之鐵騎于中山平原，有不被其摧陷者乎？此不獨燕魏而然，恐中國史上南北強弱之關鍵亦在於是矣。

參考書：

一，晉書載記慕容氏部份。

二，魏書（卷九十五徒何慕容廆，卷九十一匈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

六卷）。

二，十六國春秋前燕錄，後燕錄。

三，碧球十六國春秋輯補。

四，資治通鑑考紀(注甚重要)。

五，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八「僭偽諸君有文學」。

六，家昇東晉胡人文學資料之駁拾。

七，熱河志卷五十七建置沿革，卷九十九故事一，卷一百三外記一。

清代地理沿革表(續，河南省)

趙泉澄

四 河南省

開封府——順治初年仍，領州四：陳，許，禹，鄭；縣三十：祥符，陳留，杞，通許，太康，尉氏，洧川，鄆陵，扶溝，中牟，陽武，原武，封丘，延津，蘭陽，儀封，新鄭，商水，西華，項城，沈丘，臨潁，襄城，郟城，長葛，密，滎陽，滎澤，河陰，汜水。

雍正二年，陳州升為直隸州，商水，西華，項城，沈丘四縣往屬；許州升為直隸州，臨潁，襄城，郟城，長葛四縣往屬；禹州升為直隸州，密，新鄭二縣往屬；鄭州升為直隸州，滎陽，滎澤，河陰，汜水四縣往屬；延津縣往屬衛輝府；原武縣往屬懷慶府。十二年，鄭州直隸州降為州，暨所屬滎陽，滎澤，河陰，汜水四縣還府屬；太康，扶溝二縣往屬陳州府；領州一縣十六。

乾隆六年，許州府降為直隸州，所屬禹州一州暨密，新

鄭二縣還府屬。三十年，裁河陰縣歸併滎陽縣；四十八年，封邱縣往屬衛輝府，陽武縣往屬懷慶府；四十九年，儀封縣改為儀封廳；領州二廳一縣十四。

道光五年，蘭陽縣改為蘭儀縣；仍領州二廳一縣十四。咸豐十年，裁儀封廳併入蘭儀縣；領州二廳一縣十四。

光緒三十年，開封府之鄭州復升為直隸州，滎陽，滎澤，汜水三縣往屬；領州一縣十一。

歸德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一：睢；縣八：商丘，寧陵，鹿邑，夏邑，永城，虞城，考城，柘城。

乾隆四十八年，考城縣往屬衛輝府；領州一縣七。光緒元年，衛輝府之考城縣還府屬；領州一縣八。

彰德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一：磁；縣六：安陽，湯陰，臨漳，林，武安，涉。

雍正三年，直隸省大名府之內黃縣來屬；四年，磁州往屬直隸省之廣平府；領縣七。

衛輝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六：汲，胙城，新鄉，獲嘉，淇，輝。

雍正二年，開封府之延津縣來屬；三年，直隸省大名府之滎，滑二縣來屬；五年，裁胙城縣歸併延津縣：領縣八。

乾隆四十八年，開封府之封邱縣來屬；歸德府之考城縣來屬：領縣十。

光緒元年，考城縣往屬歸德府：領縣九。

懷慶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六：河南，濟源，修武，武陟，孟，溫。

雍正二年，開封府之原武縣來屬：領縣七。

乾隆四十八年，開封府之陽武縣來屬：領縣八。

河南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一：陝；縣十三：洛陽，偃師，鞏，孟津，宜陽，登封，永寧，新安，澠池，嵩，盧氏，靈寶，閔鄉。

雍正二年，陝州升為直隸州，靈寶，閔鄉二縣往屬；十二年，盧氏縣往屬陝州直隸州：領縣十。

南陽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二：鄧，裕；縣十一：南陽，鎮平，唐，泌陽，桐柏，南召，內鄉，新野，淅川，舞陽，葉。十七年，裁南召縣歸併南陽縣：領州二

縣十。

雍正十二年，復設南召縣：領州二縣十一。

道光十二年，浙川縣改為浙川廳，仍隸府屬：領州二廳一縣十。

光緒三十年，浙川廳升為直隸廳：領州二縣十。

汝寧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二：信陽，光；縣十二：汝陽，真陽，上蔡，新蔡，西平，遂平，確山，羅山，光山，固始，息，商城。

雍正元年，真陽縣改為正陽縣：仍領州二縣十二。二年，光州升為直隸州，光山，固始，息，商城四縣往屬：領州一縣八。

汝州——順治初年仍，領縣四：魯山，郟，寶豐，伊陽。

陳州，陳州府——雍正二年，開封府之陳州升為直隸州，開封府之商水，西華，項城，沈邱四縣來屬。十二年，陳州直隸州升為府，於所屬四縣外，以州地置淮寧縣為府治，改開封府之太康，扶溝二縣並隸府屬：領縣七。

許州，許州府，許州——雍正二年，開封府之許州升為直隸州，開封府之臨潁，襄城，郟城，長葛四縣來屬。十二年，許州直隸州升為府，於所屬四縣外，以州地置石

梁縣為府治，降禹州直隸州為州，暨所屬密，新鄭二

縣並隸府屬：領州一縣七。

乾隆六年，許州府復降為許州直隸州，裁石梁縣入州，

改禹州一州暨密，新鄭二縣往屬開封府；領縣四。

禹州——雍正二年，開封府之禹州升為直隸州，開封府之

密，新鄭二縣來屬；領縣二。十二年，禹州直隸州降為

州，暨所屬密，新鄭二縣往屬許州府。

鄭州——雍正二年，開封府之鄭州升為直隸州，開封府之

滎陽，滎澤，河陰，汜水四縣來屬；領縣四。十二年，

鄭州直隸州降為州，暨所屬滎陽，滎澤，河陰，汜水四

縣往屬開封府。

光緒三十年，開封府之鄭州復升為直隸州，開封府之滎

陽，滎澤，汜水三縣來屬；領縣三。

陝州——雍正二年，河南府之陝州升為直隸州，河南府之

靈寶，閩鄉二縣來屬；十二年，河南府之盧氏縣來屬；

領縣三。

光州——雍正二年，汝寧府之光州升為直隸州，汝寧府之

光山，固始，息，商城四縣來屬；領縣四。

浙川廳——光緒三十年，南陽府之浙川廳升為直隸廳；無

屬領。

龍溪(漳州)小志

黃典誠

漳水南邊郡，閩鄉到此窮。地偏冬少雪；海近夜多風。百粵山

川屬；三吳景物同。昔年遺化在，千載紫陽翁。

此地多烟瘴，時清喜漸除。阻山猶盜賊；並海盡鹽魚。田稻春

秋種；園薑伏臘需。不才叨郡俸，屢祿頗贏餘。

奢競仍民俗，纖華亦土工。盃盤簫鼓裏；燈火綺羅中。茉莉頭

圍日；檳榔口抹紅。良宵上元節，紈扇已搖風。

近歲兵戎後，民風亦稍衰。番船收港少；番酒入城遲。綠暗桃

榔樹；青懸橄欖枝。薰風荔子熟，舊數老楊妃。

可是閩南微，陽多氣候先。麥收正月盡；茶摘上元前。綠筍供
春饌；黃蕉入夏筵。南風吾所適，久住亦相便。

文物如鄒魯，斯言信不虛。科名唐進士；道學宋先儒。祠宇依

山曲；遺書布海隅。風流今孰繼？林子亦其徒。

是處方言別，漳南覺更强。兒童皆喚「囡」；男女總稱「儂」。不

雨猶穿屐；因暄盡佩香。人人牙子紫，都為嚼檳榔。

山秀英靈聚，清溪爽氣開。水晶凝石髓；月彩耀珠胎。珉紫裁

為硯；犀花解作盃。最憐沙上草，顏色在根荄。

試上南樓望，羈愁覺易消。兩溪合遙港；大海暗通潮。白露垂青野；丹霞映碧霄。夢神曾獻吉，日暮不堪招。

郡署經年久，吾來爲一新。重門森畫戟；別駕儼朱輪。榕葉軒陰晚；梅花閣氣春。祇憐去國遠，爲政愧能循。

這篇清漳十詠，乃是前朝一位來龍溪做過地方官的王禕作的。在他這十詠裏頭，可以說把龍溪全縣的氣候，物產，民情，風俗等都約略說到了。這正好給我做這篇龍溪小志的提綱挈領，於是我便把它全錄在前頭。且住，這是清漳十詠，于你龍溪甚事呢？說來話長，且讓我說一說龍溪的地理沿革。

按縣志，龍溪『禹貢揚州之域。周爲七閩地。春秋爲越地。秦爲閩中郡地。漢爲冶縣及侯官縣地，屬會稽郡。吳屬建安郡。晉爲同安縣地，屬晉安郡，隸揚州，又隸江州。梁天監中，析晉安地置南安郡；大同六年（公元五四〇），析南安郡地置龍溪縣——以時有九龍戲於溪，因以名邑——仍屬南安郡。隋爲建安郡四縣之一。唐武德初屬建州，六年復屬泉州；嗣聖間屬武榮州（今泉州）；景雲二年（公元七二一年），改泉州爲閩州，改武榮州爲泉州，邑仍屬焉。開元二十九年（公元七四一年）改屬漳州，時州隸嶺南經略使。天寶元年（公元七四二年）屬漳浦郡（時改漳州爲漳浦郡），

還隸福建經略使；十年又改隸嶺南。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復改漳浦郡爲漳州。上元元年（公元七六〇年）還隸福建。

興元元年（公元七八四年）刺史柳少安請移州治於龍溪，未報。貞元二年（公元七八六年）攝州事陳謨請於觀察使盧恭，以狀聞，始以邑爲州治。宋隸威武軍，又隸福建路。元屬漳州路，隸福建行中書省；至治中（公元一三二一年）析七都置南勝縣（今南靖）。明屬漳州府，隸福建布政使司；隆慶元年（公元一五六七年）析五都置海澄縣。清代因之。

龍溪的沿革，據縣志這段記載，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一）三代秦漢，它許還是不毛之地，所謂什麼時候屬於什麼區域，這僅見於後代的追記而已；真正那時的中原人，恐無人能知道有龍溪這個所在的存在吧？（二）龍溪建邑始於公元五四〇年；而在前此的一百餘年之間，龍溪這帶地方，已有中原避難的人來此墾荒而繁殖了。泉州府志引九國志云：『晉永嘉二年，中州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以中原多事，無復北嚮，故六朝仕宦名跡鮮有聞者』。這可見龍溪是到南北朝時始給一般避難的人所經營。（三）龍溪以七四二年始屬漳州，但到七八六年才以本邑爲州治。（四）一三二一年析本邑七都爲今南靖縣；一五六七年復分五都置海澄縣。歷代的沿革，約如上述。鼎革

後，府的制度廢，曾一度給隸屬於汀漳龍道尹之下；旋道廢。人民政府開變的時候，本邑爲黨人唯一活動的中心，他們龍汀省的省會就在我們這裏。亂事既平，省府重組，行政專員公署設立，本邑隸屬於第六區行政範圍之內。

龍溪以明清兩代皆隸漳州府，且爲漳州府治所在地，故人咸名之曰『漳州』云。雖今日府制廢除已久，但一般在習慣上都仍說漳州。『龍溪』這兩個字，除縣府，公安局，教育局，學校等機關名目上在應用它，餘則罕有看見了。我們可以說龍溪是政治上的名詞，而漳州是地理上的名詞。龍溪所憑恃的爲城南的南河，南河亦稱藤江，九龍江；更有謂爲『漳水』與『漳江』者。清漳十詠的清漳便是漳江，漳江便是漳州，而漳州也即是現在我們所要提起的龍溪呢！

龍溪位於福建的南部，爲閩南閩西交通首衝的要地。在昔剿匪軍事上它是佔着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卽如今駐閩綏靖主任公署亦仍設在這裏。它的境域，舊說東西廣一百一十里，南北袤六十里。東界同安，東北界長泰，北界華安，西界南靖，南界海澄漳浦。龍溪負山面海，爲八閩奧區。『天寶作羣鎮之標，列峯秀出；錦江爲衆溪之匯，一

水清流』。其形勝之美，真個是『山川清秀，原野坦平』。歐陽永叔說『環滁皆山也』，我也不妨照樣說『環龍皆山也』。邑城附近，羣山繚亘，前後起伏。志稱『天寶紫芝奠於後，丹霞名第拱於前；鶴峯踞其左，圓山聳其右』。其地西北高而東南低；氣候溫和，絕無霜雪之苦。每年春夏多雨，秋冬常晴。土質肥沃，最宜耕種。此土既饒天時地利，所以百穀繁生，草木滋長。

龍溪爲閩南各郡貿易的中心，交通便利，水陸八達。水運唯一憑恃的便是西北二溪。按西溪北源自禾溪永豐，南源自銅壺小溪，至南靖合流而繞於郡城爲南河；過詩浦達三叉河以與來自長泰出兩峽過柳營江之北溪會。三叉河會流之水下通錦江（石碼）諸流，經白石，青礁，石美；東與中南二港合納浮宮南溪之水入於海。公路未興以前，龍溪唯一的交通，怕都是倚賴這些水道吧。西溪上游通南靖平和；北溪上游通華安長泰。三叉河西北合流後，下達石碼海澄，入海可至閩南唯一通商口岸的廈門。唯自公路開關以來，車運超過航運之上，逼得航運每况愈下了。而且南河河床日爲上流冲下泥沙所湮，河道日淺，積水乾涸。晴天稍久，河道即成爲一條沙漠。在這種情形之下，航運實在深受重大的打擊。河道的日就湮塞，本邑未來禍患

在所不免。這雖然猶不及黃河氾濫的萬一，但年年如是，也就很可駭人哩。河水暴漲以城南一帶居民最爲受苦；南河堤岸，有一回竟積水一丈有餘，其聲勢的浩大也就可以想見了。嘗聞前輩人云：『遜清時代，水患尤甚。光緒末年，近河一帶民房悉遭滅頂。那回溺死在水裏的人，多得不可勝數。民國七八年間，陳炯明來守漳州，大開馬路，拆毀城垣；全市皆築陰溝，通於南河，故河水稍漲，水無城垣壕閘之阻，而有旁道可奔，是以稍殺洪水暴發之禍』。案自開闢馬路以來，河水的確不似先前時那麼兇；但沿河附近的農作物，仍年年給它肆意蹂躪，農村的損失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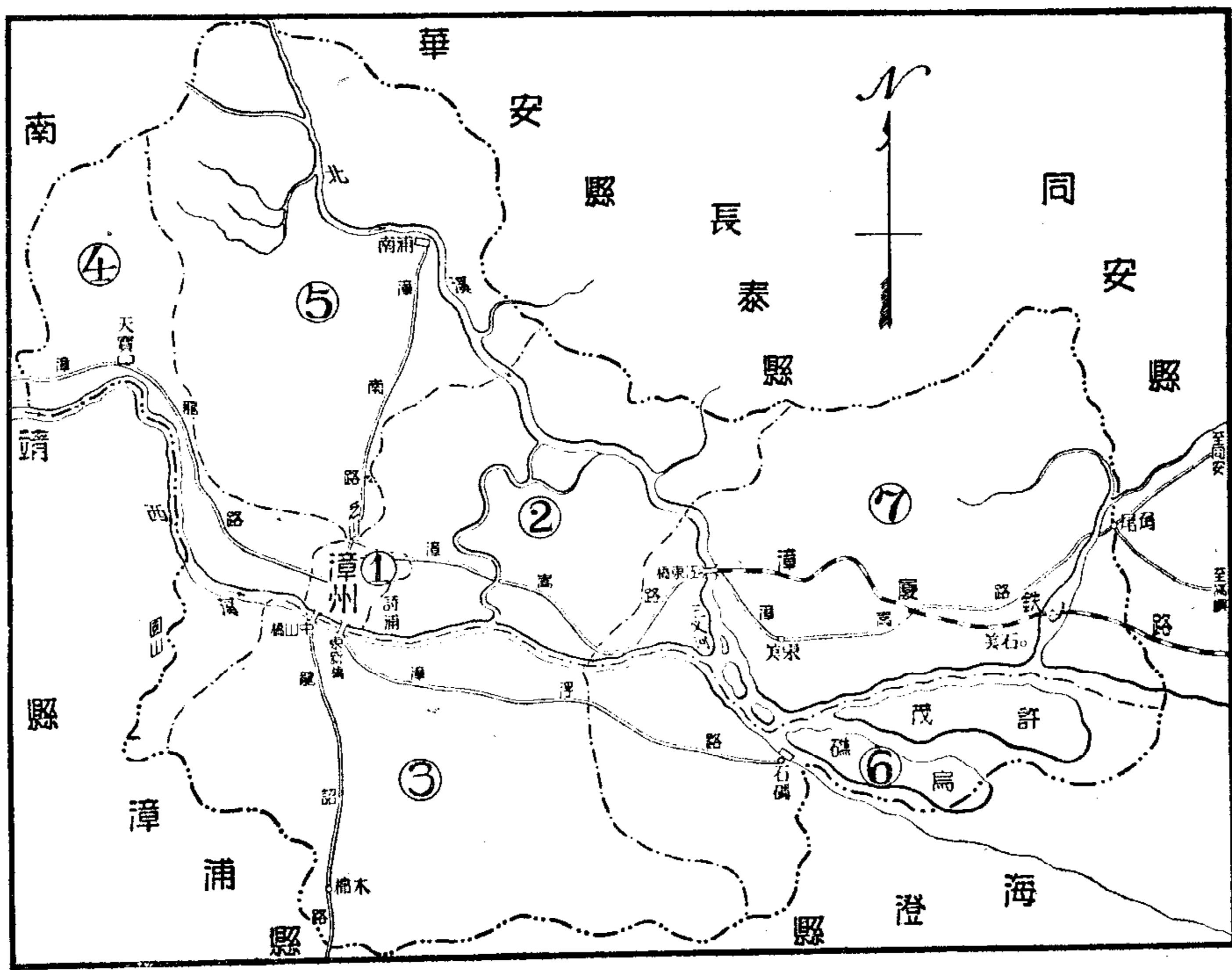
因爲水路的交通，我們附帶說了一大篇河水泛濫的話；現在我們應回轉頭來說一說陸路的交通。陸路的交通以現在的汽車路來說，約有如下數條：

(一)漳廈線 漳廈線復可分爲兩路：甲，漳浮路。

這是漳廈交通最早的一條汽車路；自漳州出發歷石碼經海澄至浮宮凡五十里；自浮宮改乘汽輪須兩小時水程方達廈門。乙，漳嵩路。這條公路完成，同時自廈門對岸的嵩嶼至離龍溪縣城三十里的江東的那條漳廈鐵路也就正式宣告壽終正寢。漳嵩車路是漳廈往來最方便的捷徑。它自漳州出發經江東橋歷角尾圩至嵩嶼全程凡八十里，車行約一小

時；自嵩嶼至廈門小輪約需半句鐘。

(二)漳龍路 這是因剿匪軍事的緊張，過去不久才告成的。漳州至龍巖，盤山越嶺，道路崎嶇。故漳龍路一向只行漳州至南靖的一段三十里；今則全程已通車了。



(三)漳南路 這是自漳州至浦南的一條車路，長凡三十里，隔江（北溪）可達長泰。

(四)龍詔路 自漳州至詔安；車路現僅通行至漳浦一段一百里而已。自漳浦渡舊鎮海車行，可以到達雲霄；自雲霄至詔安一段，車雖欲行，恨無徑可走，蓋公路尙未完成也。

邑之交通，水陸俱備，可以稱方便之至了。無如邇來盜匪蠶起，綠林嘯聚，水陸交通大爲所阻。陸既有截車之險，水亦有劫輪之危，動輒殺人性命或綁票而去。商賈往還，誰不擔心。故漳諺有云，『賺錢有數，性命得顧』。

龍溪這四通八達的交通，其運輸主要貨物，可就各路約略言之。(一)漳厦一路不外是土產出，華洋雜貨入。

(二)漳龍路運輸以糧食爲大宗。(三)漳南路運售漳州者以五穀柚子爲要多。(四)龍詔路由漳浦運來或海產或牲畜不

等。
龍溪有着這麼利便的交通，要不是逢着這不巧的年頭兒，我想這裏的名勝古蹟有許多是很值得我們瀏覽與眷戀的。假如會有一位北方的朋友到我們這兒玩玩，也許他會立刻感覺到北方的一丘一寺都沒有原來那般的可寶貴了。可惜，一切郊外的山林勝地，現在已無可給我們重游的機

會了！那兒已盡是盜匪的窠穴，去不得了！所幸者，近郊所在還有幾處勝蹟值得我們提到。

中山公園是在城市的中心。陳炯明始闢，迭經整理。中有仰文樓，相傳故宋朱子曾讀書於此；有七星池，亦有謂爲朱子所鑿者。池前有中山紀念臺，建築宏偉，爲市民大集會之所。有梅崗亭位於梅嶺之上，立在亭中可以俯瞰全市風景。公園爲民衆教育館所在地；館中舊藏有唐咸通塔斷碑半截；千年古物，洵爲至寶。

邑南有橫江新舊二橋，今皆改建士敏士，工程偉大，頗爲壯觀。舊橋今稱中山橋，橋南有古刹曰南山寺。南山寺爲閩南的釋教大叢林，其地位，在昔比廈門的南普陀還要高。其建築範圍，也較南普陀偉大。惜自民國以還，頻年爲駐軍所摧毀，山門塌壞，神像剝落；暮鼓晨鐘，廢弛已久。現在仍爲陸軍醫院，寺僧寥寥，殊不足道。寺內大鐘一，高可丈餘，亦唐代故物。漳人有『南山寺大鐘，開元寺大鼓』之稱。寺有石佛一尊，高約七丈，俗呼爲『大石佛』。寺側有唐勅封金華郡主之墓。山門題曰『南山寺』，筆力雄勁，傳爲明末黃道周先生所寫。

城南復有八卦樓，未悉何代所建，石砌雕欄，高聳雲霄。樓爲四層，登上而望，遠近風景悉入於眼底。此樓名

曰八卦，建築之旨或本於風水五行之說。後代弛廢，無所應用，故雞鳴狗盜之輩常聚賭其間，失意之人亦輒自縊其上，一地勝蹟，遂淪汗穢。現縣府公安局消防隊駐此，易樓名爲『瞭望臺』，中置警鐘一。

樓附近爲丹霞書院，半月樓，禊亭，曲橋。丹霞從前是省立龍溪高中的校址；自校舍遷移芝山後，官廳遂改此地爲娼寮妓館之所。

芝山在城的西北隅，初曰登高山，明洪武十三年產紫芝，聞於朝廷，賜今名。芝山三峯，上各建亭一，鼎足而立，頗覺雄偉。山之東麓有淨衆院，今龍溪中學的新舍建築於此。山南舊有開元寺，燬於洪楊之亂。科舉時代，以寺故址爲考棚。今考棚故址，一部份建爲芝山營房，一部份爲教會設立的尋源中學。芝山北面，今尙存有未燬城垣的殘牆故壘。

城西南有騰龍山，上有龍文塔。附近有魁星樓，古武廟：今皆頽廢不堪了。

離城較遠的名勝，大率皆屬山巖。西南有圓山岱仙巖，祀康仙。圓山前後望有十二面，如覆釜然。山之琵琶坂，最饒佳趣。

石獅巖在城南七里，又名七首巖，其山峯巒奇秀，延

袤數里；山多怪石，又有幽洞。比年匪徒常出沒其間，人多不敢冒險往遊。

城南二十里有木棉菴，是鄭虎臣弄死賈似道的地方。明俞大猷爲立碣，書『宋鄭虎臣誅賈似道於此』十字。

城東沿漳嵩路有鶴鳴山，隋開皇中有潛翁者養鶴於此，因名。上有雲洞巖，誦經石等勝蹟。

與鶴鳴山聯峙者，有岐山，山聳漳江之上，延袤十里許。中爲萬松嶺，北有瑞竹巖。瑞竹巖久爲匪黨盤據；漳嵩路時有劫車之聞，皆在此山附近。最近當局捕一與劫案有關的瑞竹巖和尚，審訊既明，當即就地斬決。

龍溪是這樣地『阻山猶盜賊』，但何來這許多盜賊呢？

筆者實在難於解答。土匪如毛，漫說我們龍溪，試張開眼睛看看，閩南那一個地方會例外而不是這樣。通都大邑的廈門，白晝劫掠銀行是有的；其餘小搶小劫，報不絕書。外地的情形怎樣，我們固無從深悉，然就本邑而論，至少我們可以推知一二。本邑土匪叢起，原因固十分複雜，但窮而爲盜，挺而走險，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環境足以轉移人生，這是必然的理由。每個龍溪人一提起十幾年前的時代，他們必嘖嘖稱羨不已，因爲那個時代絕對保有他們安居樂業的權利。方中原干戈不息之際，我們這裏正偏安

一隅。誰料時過境遷，風雲日亟，而一般人民的生活就每况愈下了呢。

一個地方的生活程度如何，跟它的經濟背景是有着很密切的關係的。龍溪全縣的經濟基礎是整個建築在農村經濟的上面，而農村經濟所憑恃的便是農作物的生產。龍溪既得溫和的天時，又享肥沃的地利，故其物產的豐富自然甲於他地。茲以七個自治區域分別言之，每個區域除稻粱等五穀是他們必種之外，各種特著的植物或其它又是分別在各區域中給人們以多量的收穫。七個自治區是這樣分法：一區縣城附近，二區東鄉，三區南鄉，四區天寶，五區浦南（北鄉），六區石碼，七區石美，角尾，東美。一區和六區同屬商場所在，除貨物貿易之外，無甚特產。其餘如三區範圍內的荔枝，柑子，水仙花等，都是大宗的生產和大宗收穫。天寶的鷓鴣花和芎蕉，浦南彭山種的柚子，那一種不是農村很可驚人的收成。七區一帶，貝殼魚類，每年收入也頗不少。

假如不遇天災，不經人禍，整個龍溪的農村社會，可以說恰如那靖節先生所理想的世外桃源。昇平無事的日子，你走到這南國的鄉間去玩玩，將會予你以無限的喜慰與欣悅；錯錯落落的鄉村，阡陌交通給他們連續上。即使

有時給您『山窮水盡疑無路』，但過些兒包您『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們這裏叫鄉村做『社』，一社的人多是聚族而居；社有『家長』，推年高德厚為一鄉所尊崇者任之，社裏事無大小，皆聽家長發落與決擇。家長主祭祀，神鬼皆然。祀神的地方叫『菴廟』，祀鬼的地方叫『祖厝』。『菴廟』與『祖厝』，社社皆有，建築皆極壯麗。

這兒的農家，他們所居住的房子，也許是北方農家所想像不到的吧！漫說七區一帶的高樓大廈，左右毗連是尋常的事，即窮鄉僻壤，欲找一為人居住的茅亭草舍，實不可得。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辛苦終年，他們的衣食住可還不差。碰着迎神賽會的時候，看他們那樣的揮金似土，尤可知他們的生活狀況實在不惡。

這樣的農村，是值得我們稱羨與祝福的。那想到現在的情形，恰巧與昔日相反：今年來了一個天旱，明年來了一個共產，左土匪派『烏單』，右民團勒捐款，上下交相迫，真個是呼籲無門。在這種情形之下，官逼民反，可就有點意思了。左死右死，搶人斫頭反正也是一個死。有這種消極輕生的念頭，什麼翻天覆地的事情就都有人幹出來了。校場上常常添些新鬼，綠林中仍是不斷的增加新英雄。啊！天哪！

城市經濟的生死關頭，無疑地是操握在農村；農村經濟破產了，城市可就要支撐不住哩。漳州市上的商業，是與農村經濟走同樣的命運的。民國廿一年春天共黨陷漳，百業迎頭便受了一下幾於不得翻身的大打擊（漳商民計被匪勒去大洋一百萬）。亂後商店的倒閉，金融機關的場臺，與日俱增；市景的蕭條已是空前的了。誰料禍不單行，越年再來一個陳李的閩變。昔日元氣未復，又受這麼一擊，漳州的商業從此一蹶而不能振了。

不景氣的怒潮瀰漫着整個龍溪的社會，全縣人民的生計漸漸向着那同歸於盡的道路走去。『穿是蘇杭二州，吃是福建漳州』。漳州已是暮氣沈沈的了。中等人家，天幸還能三餐一日；貧窮的人，可真朝不謀夕呢！百業不舉，那裏是賺錢圖生的機會；食樹根，吃草皮，已有人在實踐了。天哪！天哪！

一個地方的民情風俗怎樣，根本還在那兒的生活狀況如何。良風樸俗，是在人們不受飢寒的時候才能做得到；反是而在大家朝不謀夕的時候，要他們講什麼禮義，行甚麼廉耻，這是萬不可能的。龍溪爲宋朱子過化之鄉，歷代的『生聚教訓』，據說早就成了個『海濱鄒魯』。志稱『其民務本，不事末作，質樸謹畏，樂善遠罪』。在這種敦風

厚俗之中，人民生活是怎樣呢？志云：『四民之中，惟士最貧；半菽不飽，浩歌作金石聲，塾師巷南北皆有之。……火耕水耨之夫，終歲勤劬，猶苦貧；惟種蔗及烟草，其獲利倍，故多奪五穀之地以與之。田漸少而粟彌匱乏，幾何其不枵腹耶？邑工號最樸；近則紗絨之利，不脛而走，機杼軋軋之聲相聞，非盡出女手也。木工坊者競爲雕梁朱甍，以負妍鬥巧；細至鑪鑄縫紉之屬，亦爭能角技，厚取值焉。大商巨賈，握持籌，以外洋爲羶壑；危檣高艦，出沒駛風激浪中，脂膩所歸，無所畏苦。而灑削賣漿者流，來自外郡，刀錐之末，亦足自豪』。當時的人民生活這樣安定，但澆漓惡俗還是在所不免。『在市則有游手惰民，不耕而食，連袂踏臂，曳縞履絲，呼盧眩篋，靡所不爲，甚則兇悍喜鬥，睥睨殺人。在鄉則有甲族乙姓，強弱相軋；睚眦細故，輒持械若禦敵然』。這些現象，到現在仍遺留在龍溪的社會上，而且變本加厲哩。時至今日，失業益多；爲了生存競爭，什麼不廉不耻的事情已件件都有人在幹出來了！『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難怪上了年紀的老頭兒要不住的搖頭嘆息呢！

志又云：『俗之尤敝者，嫁女務以奩具相矜耀，稍吝薄則俗挪揄之。至女有不舉者。間或假人子爲子，不以竄

宗爲嫌；其在商賈之家，則使之挾貲四方，往來冒霜，露或出沒巨浸爭頃刻之生，而已子安享其利焉。亦有夫死承祧，不求族姓而螺負於不知誰何之子。

婚禮舊式重門戶，不甚擇婿；有指腹爲婚者，雖世契必以媒妁。（俗有『有男求親，無女追嫁』之諺。）自訂盟以至親迎，皆依『六禮』而行。聘金動輒數百金，故貧者多招贅女家爲室，俗謂『吊大燈』。而『死喪之家，自初成服以及葬虞，多能式禮經。延僧作佛事及惑青烏家言，數十年不葬者，比比皆是也。祭以四時及二仲月；清明祭於墓，婦女亦與焉』。

『俗信巫，疾則禱于非鬼之廟，或假爲『王爺』之號以惑衆，歲斂錢至數十萬。糜費壞教，此其尤者。』的確，這種迷信之風，至今猶然。邑民不爲所惑者，唯基督教徒與青年知識分子而已。迷信之風不滅，良以全縣教育不普遍故。

教育的功能，不特可以破除迷信而已，實在還可藉她而移風易俗。本邑共有省立學校五，縣立小學十餘所，這樣僅是畸形的發展，因爲鄉村教育的設施，龍溪各區差不多都還付諸闕如咧！這個年頭兒，什麼都有復古的傾向，不合時代的私塾乃應運而興，其數目幾與公私小學相等。

因爲這樣開倒車，所以碰着月蝕的時候，儘有許多孩子妄從了大人的瞎說而敲鑼打鼓，想把那蒙難的太陰娘娘從天狗嘴裏救出來哩。

提着筆桿兒寫到這裏，本該結束，唯清漳十詠第九首有句道：『人人牙子紫，都爲嚼檳榔』，讀者諸君切莫因此而誤會我們龍溪人個個都是牙子紫的。按嚼檳榔（俗名『嚼老葉』）這種風氣早三四十年就沒有了，現在的龍溪人是真沒有一個因嚼檳榔而紫了牙的。一般的習慣是喜歡抽烟，中年以上的人喜抽幾口旱煙消愁破悶，年青的哥兒們都啣着『白金龍』或『刀牌』摩登一下。染有阿芙蓉癖的人，我們這兒也不少。

末了，我還得把我們這『南蠻鳩舌之音』說一說。真的，這地方的語言太奇特了。『兒童皆喚囡（『一丫帶鼻音』），男女總稱儂（『九九』）』，這是一點兒也不打誑的。語言學家把全國分爲若干語言區域，而我們是給劃在厦語區域裏頭。其實龍溪與厦門的語言，也儘有些大同小異的地方。其聲調有上下平上去入八聲，上聲適爲國音的去聲。方音的聲母韻母亦較國語爲多。然其發音亦有與國語儘相同者，如：『先天』，『明亮』。不過這兒文字的讀音跟口頭說話是絕不相同的，如『你要那裏去』，讀音爲『ㄉㄞ』

「一么子Y分一」，但說話是「カ一□X一カYカE
子一」。這兒的小孩子上學校讀書，一打開書本便須學方
音和國音，還要懂得方言的意義與解釋，這真吃力不少的
事。這兒有許多怪特的語言，如「骯髒」叫「一H一」，
「清潔」叫「<一L子一」，「孩子」叫「《一LY」，
「怎樣」說「マ出XY（末鼻音）」，「如此」說「マ子一せ」。
怪特的語言還多，可惜有的是不能用注音符號標出來的；

江浙閩沿海圖校記

禹貢學會新在平肆購得一份江浙閩沿海圖，給我參考。這
圖很細緻，於海地描繪註記尤詳，一望而知是一部曾經費
很大的工夫所經營的偉著。它的序文云：

繪海不自西人始也。遠者姑勿論；其物疎而不切形勢者
亦不足道。乾隆間，提督陳倫炯嘗以舟師之所經歷，手
繪爲圖；藝雖未精，實括大勢，論者多之。近年來，西
人挾其堅船精器，窮搜濶漠，輪帆所之，輒繪爲圖；歸
而上之於其海部，議可，乃行。今英國海部所刊之本，
幾徧地球，逞雄海上，有由來矣。往者天津上海嘗節取
其所繪中國沿海圖譯行於世，一洗從前望洋影響之陋。

不然，我將多舉出些例子。

龍溪小志寫到這裏可以結束了。不過，我還得有個最
後的聲明。我這篇東西是在冗忙的時間裏抽空寫的，事
前既不會有過充分的調查與考核，寫的時候自然是信手亂
寫；寫後除呈我師鄭德坤先生校閱一過，我自己已沒有再
看第二遍的機會了。疏忽和舛誤的地方自是難免，敬祈諸
君原諒！原諒！

吳志順

顧主客異勢，取舍不同，以之航海則猶可，以之籌邊則
不足。若地是名非，譯時亦無由更正，遑論加詳。夫津
滬號爲多才，豈智有所不逮歟？抑考訂或未詳盡歟？殆
非也。蓋與圖之事，百聞不如一見，智者之聞固不敵愚
者之見也。今之繼津滬而作者豈有他謬巧哉！亦恃乎目
見而已。亦既見矣，則是非詳略，當境畢呈，又烏能震
於西人之名而爲之歛手哉！

是役也，以海疆遼闊，先以江浙兩省爲起點。經始於丁
酉冬十二月，且行且測，經一年餘；歸而削稿謀印，又
經數月，至是而始告厥成。約而計之：中間爲更定補直

者，水道中不過百之一；口岸間十之二；譯名之非，爲之是正者十之五。若夫海外荒島，向爲士夫之所不屑道，志乘之所不及載；即居其地者亦僅能宣諸口而不能筆諸書。辨音取義，通人所難；出自重譯，何怪其十不一符矣。昔人云：『請自隗始！』彼如螺如黛，若浮若沈，實陰賴以翼蔽海疆者，至是乃始獲貢其名於明廷，抑亦羣島之幸也夫！今凡爲浙江圖十二，江蘇圖七。至區區不盡鄙陋，有不能顯諸圖者，謹省各爲說一卷附，並發其凡，如下：

光緒己亥十月，臣朱正元恭識。

凡例云：

一。是圖由總而分，而又分，遞爲詳晰。用千字文編列號數。何處有分圖，則如其分圖之大小，於總圖上作綫以界之；復於其隅編明分圖號數以便檢查。小分圖之即附於本圖空白處者，不編號。

一。是圖係就西圖增改，即付石印，畫法均撫其意；欲求髣髴，愧未能也。

一。分圖之無經緯度者，於圖中註明一處之經緯度。其已劃有經緯度者，不復註。

一。是圖係用圓柱畫法，離赤道愈遠則經綫愈長。

量圖者常用本度之經綫以爲法，每經綫（即緯度）一分合一海里，每一海里合中里三三三分不盡。如地段南北較長，可取適中處經綫尺橫直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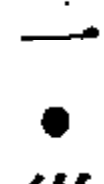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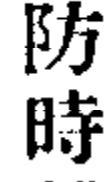
一。量圖均用海里，尋常計里則用中里。間有仍用海里者，必另註明。




一。羅經偏差每處不同，每年亦小異。茲以近年測定者爲準（與舊譯者微異）。量圖者可取圖中最近之羅經，用平行尺比擬，即得本處羅經方向。（中圖指南，西圖指北，其實一也。）


一。測望時數處參成一綫者，作直綫以聯之。

一。是圖畫法均係俯視形；然間亦作側視形，附於其旁，以爲舟行識別口岸之準繩。






以上係水陸公例。

一。從前辦防時營基作，或但註『營基』二字。見尙留駐防勇者作，或但註一『營』字。

一。礮臺作，舊礮臺或土礮臺之不能得力者作，廢礮臺作。

一。山作，山頂號碼即山高尺數。



一。鐵路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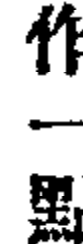

- 一、路作 ，或作 。
- 一、橋作 。塔作 。
- 一、屋作 。

以上係陸路例。



一、海中西號碼，如 1 2 3 4 5 6 7 8 9 10 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又 $4\frac{1}{2}$ 係四又二分之一，此係水深之拓數，每拓合六尺；間有以尺計者，如江蘇之黃浦江圖，必於本圖註明拓數。上有 $\frac{1}{2}$ 號者，係探至若干拓尚未到底也。其碼字均仍西圖之舊；間有添註，亦概用西碼以歸一律。（圖中所註：深，淺，拓數，均係大潮退後之數；凡言潮高若干尺者，均由此起計。若小潮則漲少而退亦少，其退後之數必較原註微高，故圖中間亦註明由漲至落尺寸。）



一、潮汐遲早，高低，每日不同，大率逐日遞遲三刻三分。最高，則約在朔望後二三日；最低，則在上下弦後二三日。至各處遲早高低之異，則須視乎潮來之方向與其海口之地勢以為準。（潮漲自東，然亦不盡自正東也，觀有半羽之箭知之。至其高低則全視地勢，大約海口有收束處則水聚而見高，漫散處則水散而見低。）今擇要於分圖目錄下註明。（所註潮漲時刻，係漲足時，非初漲時。）

一、潮漲方向作 ，退作 。初漲時第一點鐘，即


於箭上作一點如 ，第二點鐘作二點如 ，推之第三，四點鐘均遞多一點；退潮同例。每點鐘流若干海里，即於箭旁註明一二三四等碼字；間有幾里至幾里不等者，即於二碼字中間作短綫以聯之。箭上兩邊有羽如  者，係海水自流之向。

一、可泊船處作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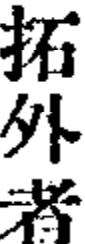
一、急流作 ，漩流作 。


一、燈塔，燈杆作 。燈船作 。燈塔已於分圖目錄下分條詳列。燈船，燈杆，時有遷移，但散見各處而已。

一、沙作 。暗礁作 。

一、浮筒作 。（浮筒種式甚多，詳海關燈塔浮筒總冊。）

一、數目字兩旁作括弧如 () 者，係大潮漲足時小石高出水面之尺數。數目字下作劃如一者，係潮退後沙灘露出水面之尺數。

一、水道深五拓外者，作 。深十拓外者，作 。深二十拓外者，作 。

一、輪船常行水路作 。

一、海電綫作 。

一。同是島也，或名山，或名嶼，或并不係以山與嶼者，均從俗稱。

一。島間有居民者，作丁。不滿十戶者，於其右邊作一點，如下。滿十戶者，作二點如下。百戶者，作三點如下。餘類推。船不滿十號者，於右邊劃上作一點如下。滿十號者，作兩點如下。滿百號者，作三點如下。餘類推。有小市可得雜糧魚蔬者，微出頭如下。漁戶飄忽，去留靡常者，作點於其左邊；居戶船隻之多寡，一如右邊之例。是號詳總圖，分圖，不贅述。

以上係水道例。

我們看了上邊的序文及凡例，就可知道這圖是如何的精詳了。我因常在作圖，打算在市肆裏找許多詳確的地圖作參攷根據，不幸實在沒有。現在這部圖，對於『詳』的方面敢說是盡美盡善，不用說市上流行的中外出版圖萬不能及，就是海地測量局裏的基本圖也不過如此；不過海地測量局裏現在測繪出來的基本圖對於圖的繪製法比較進步些而已。我們作圖時，關於江浙閩沿海方面，要是拿它來作參攷，真是再好沒有的材料。但是對於『確』的方面，還不能不使我懷疑。第一層：它是光緒年間的出版物，海地時有變遷，適用於現在否？是個問題。並且它序文雖說『且

行，且測』，而凡例裏又說『是圖係就西圖增改，即付石印，畫法均樞其意；欲求粵髣，愧未能也』，那麼這圖又多半根據了西圖而畫的，似乎在這一方面還不很可靠。

但是經我細細考校研究，認為這圖的內容一切，較之海軍部最近測製出來的圖相差甚微，也不過是羅經偏差，海深拓數，沙岸，海岩，落海尺數，有幾個地方稍欠符實。設用此圖以航海，固有不宣。但地形大體上尚無差異，若以之用在學術研究上，例如：研究江浙閩沿海之地形，考察各口岸，島嶼，通商，要塞，交通之所宜，……則除了測量局所出之非賣品基本圖外，這份圖真得說是一部無與比擬的詳實海用測圖。因為拿現在所測定的圖來校勘，海岸綫，島嶼，皆無大異；雖然航海所須的羅經，海深，沙岸，海岩等稍有不同，而於歷史地理的研究上尚無關係。並且這種是自然的變遷，現在的測圖設或經過相當時期而不加以調查修改的話，是要同樣的發生上述的弊病的。可見它凡例所說：『是圖係就西圖增改，即付石印……』，當是指該圖製法而言。蓋以此圖証之今圖，無論從哪方面看，決非根據在我領海界內不得自由測繪的西圖，而不加以實測，所能繪製而成的。現在把我校勘所得分述如下：

一，經緯度 該圖凡例說：『是圖係用圓柱畫法……』

』。經我依據該圖各經緯度來勘算，斷定它是：梅爾喀達爾圓柱投影法，亦稱：梅爾喀達爾海圖投影。——這投影法是荷蘭國梅爾喀達爾氏所首創，故名。這種投影法，是作海圖所必須用的。因為航海者依磁針以定航之方向；而其航路要是描在這類投影地圖上則甚容易。例如：我們打算由A點出發，航行至B點，要是在這種投影地圖裏，就可以由A點至B點描一直綫，此直綫即為航路，其與子午綫（經綫）所成之角即可決定船之方向。

一，羅經偏差 該圖各幅皆係光緒丁酉至壬寅年間測

定者。現在海圖則據民八左右所測定者。近年各地雖屢有

天字 浙江沿海總圖一 係二張為一幅。

地字 浙江沿海總圖二

元字 浙江沿海總圖三

黃字 浙江沿海分圖

宇字 浙江沿海分圖 係二張為一幅。並附寧波全餘姚小圖一幅。

宙字 浙江沿海分圖 係二張為一幅。並附白嶺門小圖一幅。

洪字 浙江沿海分圖 係二張為一幅。

荒字 浙江沿海分圖

日字 浙江沿海分圖

月字 浙江沿海分圖

勘測，但印製出版之圖則尚未流行，普通尚以民八測定者為準。而光緒壬寅（二十八年，西一九〇二）至民八（西一九一九），相去年代不多，故各幅圖內之羅經偏差數自也甚微。除航海外，他尚足用。

一，各幅地形 各幅圖內之諸種地形，大體皆無變異，惟海深拓數則頗有發見與今數不同之點。此事關係甚大，不能發表。

一，各幅及圖名 該圖：以千字文編定圖號，而以總分圖繪製地形。計：——

自乍浦至爵溪所

自爵溪所至温州（今永嘉）

自温州（今永嘉）至南北關

包括鎮海口並金塘洋

包括鎮海至寧波（今鄞縣）

包括舟山北面羣島及江蘇羣島

包括舟山南面羣島

包括定海廳（今定海縣）附近

包括象山港附近

包括石浦並三門灣

盈字 浙江沿海分圖 係二張為一幅。並附狀元臺，重山，筆架礁側視圖三。

包括温州（今永嘉）附近

辰字 浙江沿海分圖 包括乍浦附近，圖幅僅佔該紙四分之一。尚有來字號係江蘇沿海分圖，包括陳鏡拘杞兩島，亦佔該紙四分之一。其餘二分之一，為寒字北部一部份，包括吳淞沿海一帶。

自長江口至金山衛一帶

宿字 江蘇沿海總圖一

自海門至海州（今東海縣）一帶

列字 江蘇沿海總圖二 附海州（今東海）分圖。

張字 江蘇沿海分圖 係二張為一幅。

包括長江口至柘林並東面羣島

寒字 江蘇沿海分圖（即長江第一圖）係二張為一幅。並附江陰焦山兩分圖。

包括上海至江寧（即南京）一帶

暑字 江蘇沿海分圖 係二張半為一幅。內半幅在辰字幅內。

包括吳淞至上海一帶

往字 福建沿海總圖一

包括上海全市

該幅內有附註云：『福建圖，接辦於庚子秋七月，告成於壬寅夏四月，計：圖十有七張，圖說一卷。凡例詳江浙圖。臣朱正元謹再識』。

包括連江口至湄洲灣

秋字 福建沿海總圖二

收字 福建沿海總圖三

包括沙埕港至連江口一帶

冬字 福建沿海總圖四

包括崇武至古雷頭一帶

藏字 福建沿海分圖 二張為一幅。附長門分圖一。

包括古雷頭至南澳一帶

閩字 福建沿海分圖

包括閩江及江口外羣島

餘字 福建沿海分圖 二張為一幅。並附閩安南北岸，並滬嶼砲台圖，閩江口諸砲台圖，崖石砲台圖，三幅。

包括馬尾附近

成字 福建沿海分圖

包括東冲口並三部羣島

歲字 福建沿海分圖 二張為一幅。並附長嶼，牛角山一帶側視圖一。

包括沙埕港附近

福建沿海分圖

包括海壇及四面附近羣島

福建沿海分圖

包括海壇及四面附近羣島

律字 福建沿海分圖 二張爲一幅。並附倒馬島附近及雙嶺附近二側視圖。

包括海壇西面水道

呂字 福建沿海分圖 附海壇島，觀音澳分圖一。

包括野馬山附近

調字 福建沿海分圖

包括泉州港附近

陽字 福建沿海分圖

包括永寧至圍頭一帶

雲字 福建沿海分圖

包括廈門（即思明）至金門一帶

騰字 福建沿海分圖

包括廈門（即思明）及鼓浪嶼一帶

致字 福建沿海分圖

包括陸壑至銅山一帶

雨字 福建沿海分圖

包括南澳附近

綜計：以上總分圖共三十六幅，計四十八張。每幅內，於各重要地點俱附以最精詳之羅盤指北針，故一幅圖內往往繪有一二個乃至五六個羅盤指北針。又航行避礁，避岩，皆繪直線，示以方向。各幅內皆附註：各重要口岸之海潮漲落之日期，時刻，及最高，最低之尺數。且於各地帶宜種物產，所出物產等亦有記載。誠爲經過實地調查的一種佳圖也！

廿四·七·九。

水經注經流支流目

（瀧水——巨馬河）

賀次君

瀧水（漚夷之水，唐水）出代郡靈邱縣西北高氏山，

一，十三下。

東北至長城注于易水。十一，十二上。

倒馬關水 出西南長溪下，東北歷倒馬關注瀧水。

溫泉水 出西北暄谷，東南注于瀧水。十一，十二上。

十一，十三下。

莎泉水 水導源莎泉，南流，東南入瀧水。十一，十

大嶺水 水出山西南大嶺下，東北流注于瀧水。十

二上。

一，十四上。

口水 水出恒山北麓，稚川三合，北流注瀧水。十

兩嶺溪水 水出恒山北阜，東北歷兩嶺間，東北流

注于澠水。十一，十四上。

懸水 水出山原岫盤谷，注于澠水。十一，十四上。

鴻上水 水出鴻山西北近溪，東南流注于澠水。十一，十四下。

雹水(唐水) 水出中山城之西，如北，西流歷左

人亭注澠水。十一，十五上。

唐水(雹水) 水出中山城北郎阜下，西南流入澠

水。十一，十五下。

恆水 出恆山，注澠水。十一，十六上。

馬溺水 水出上曲陽城馬溺山，東流注于澠水。十一，十六上。

一，十六上。

唐水 出唐縣西北平地，下注澠水。十一，十六下。

盧水 水上承定州城內黑水池，東北注于澠水。十一，十九上。

一，十九上。

長星溝水 出上曲陽縣西北長星渚，東北合澠水。十一，二十上。

十一，二十上。

洛光水 水出洛光溝，東入長星溝水。十一，二十上。

上。

胡泉水 水首受胡泉，逕上曲陽縣南，又東逕平

樂亭北，左會長星溝水。十一，二十下。

(澠水枝津) 澠水歷安國縣東分爲二水，一水枝分

東南流入滹沱。十一，二二下。

博水 水出望都縣，東南潛入地下，又東南重源湧

發，東南流，自望都東，至高陽入于澠水。十一，二二下。

二下。

掘溝水 溝上承清梁陂，東北入博水。十一，二三下。

下。

濡水 水出蒲陰縣西昌安郭南，東北逕樂城南，

又東入博水。(按此南濡也，今名祁水)。十一，二四上。

上。

蘇水 水出蒲陰縣西南近山，東逕其縣南入濡

水。十一，二四下。

蒲水 水出西北蒲陽山，東南流逕陽安亭東，

世俗名斯水爲陽安壙，又東入濡水。十一，二四下。

四下。

魚水 出北平縣西南魚山，東流注蒲水。十一，二五上。

一，二五上。

徐水 水西出廣昌縣東南大嶺下，三源奇發，齊

瀉一澗，東注博水。十一，二五下。

盧水(泉頭水) 水出蒲城西，東南入徐

冰。十一，二八上。

曹水 出西北朔寧縣曹河澤，東入徐水。十一，

二八下。

岐山之水 水出岐山，東南入曹水。十一，

二八下。

滹沱水

（按此水今本脫落，濁漳水，易水，澧水，巨馬水諸篇中

有其名；趙氏補。）十一，二九下。

泝水

出雁門後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按水經本有泝水，

今亡失，見寰宇記引水經；趙氏補。）十一，三二下。

滋水

出高是之山，南注于滹沱。（按今此水亡失，趙引佚

文補。）十一，三三上。

聖水

出上谷郡之西南聖水谷，東逕勃海安次縣故城

南，又東注巨馬河。十二，一上。

防水（羊頭溪）

出良鄉縣故城西北大防山南，東

南流至縣東注聖水。十二，二上。

樂水

水出良鄉縣西北大防山南，東南流，歷縣西而

東南注聖水。十二，二上。

俠河（俠活河，非理之溝）

水出良鄉縣西甘泉

原東谷，東北注聖水。十二，二上。

桃水（南沙溝）

水首受涑水于徐城東南良鄉西，

分垣水，世謂之南沙溝，東逕陽鄉東注聖水。十二，

二下。

涿水（桃水）

出涿縣故城西南奇溝東八里大坎

下，東北逕涿縣故城西注于桃水。十二，二下。

樂堆泉 水出堆東，東南流注于涿水。十二，

三上。

垣水（頃前河）

上承涑水于良鄉縣，分桃水，

謂之北沙溝，東逕涿縣北，東流注于桃水。十二，

三下。

洛水

水上承鳴澤渚，渚方十五里，洛水東出

為洛水，東逕垣縣而南入垣水。十二，四上。

廣陽水

水出小廣陽西山，亂流，東南至陽鄉縣注

于聖水。十二，四下。

福祿水

水出西山，東南逕廣陽縣故城南，東入

廣陽水。十二，四下。

白祀溝水

溝水出廣陽縣之婁城東，東南入聖水。

十二，五上。

婁城水

水出平地，導源東南流，右注白祀溝

水。十二，五上。

清淀水

水發西淀，東流注聖水。十二，五下。

巨馬河(澗水，榆城河，渠水) 二源，俱發代

郡廣昌縣澗山，于平舒城北南入于滹沱而同歸于海。

十二，五下。

白澗溪水(石槽水) 有二源，合注一川，東北流

伏行地下，溢則通津委注，屬澗水。十二，六上。

桑谷水 水發桑溪，北注澗水。十二，六上。

紫石溪水 水出聖人城北大豆下，東南注澗水。十

二，六下。

磊砢溪水 水出東北，南流注紫石溪水。十二，

六下。

擔車水 水出擔車硎，東南流逕聖人城南，南流

注紫石水。十二，六下。

澗水故瀆(沙溝水) 澗水逕徐城北一水西南出，

即澗水故瀆矣。水盛則長津宏注，水耗則通波潛

伏。十二，七上。

易水 十二，七下。

鄆亭溝水 水承上督亢溝水于迺縣東，西南轉歷大

利亭南，入巨馬水。十二，八上。

督亢溝水(白溝水) 水上承澗水于澗谷，引之則

長津委注，過之則微川輟流，屈南入巨馬河。十二，

八上。

(督亢澤水) 督亢水東流散為澤渚，北屈注桃水。

十，八上。

枝溝水 西受巨馬河，東出為枝溝，又東注督亢

溝水。十二，八下。

護淀水 水上承護陂于臨鄉縣故城西，東南逕益昌

縣故城西，南入巨馬水。十二，八下。

八丈溝水 水出安次縣東北平地，南合滹沱河枯溝。

十二，九上。

滹沱河枯溝 溝自安次縣西北東逕常道城東，

安次縣故城西，又東南至泉州縣西南，東入八丈

溝水。十，九下。

秦輔日記 (續)

孫培

九日：晴。九時，高等審判廳長賈善生，高等檢察廳長易

仲孚來談，詢及煙禁情形，與昨日所聞無異。午後將出

京後所歷情形撮要電呈總長。

十日：晴。八時，扶風縣知事屠義肅來談，談及煙禁，以

其中大利所在，禁止爲難。往者產煙之地，每畝未收時即有人以七十金包去，較購地一畝價尤昂貴。現奉嚴禁，價增十倍。省長恐值種煙之期而各縣奉行阻禁之力也，檄令關中漢中榆林三道尹演說禁種，加派委員，分途勸告。嚴令已發，將來可望肅清。午後，禁煙戒煙兩總局送文卷來，遂閱卷至夜十二鐘方息。

十一日：晴。九時，赴南市，入古董商場，尋漢唐碑瓦，多贗物；間有一二，殘闕非完璧。乃折而東入碑林。初至林，有碑帖商列市門左，帖多近拓，不足寶玩，遂直

而北；逢數日本人將出，不覺嘆其搜索之深也。既入林，讀各碑碣，多翻刻之石，漢碑渺矣。孝經五經諸刻非蔡中郎手筆，唐人寫刻者耳。李唐諸碑，以景教顏家廟爲真，其餘不足觀矣。然吳道子畫像要爲絕筆。宋元之刻，蘇米趙三家多直立橫臥，如入山陰道中，目不暇給。明代，董文敏一人而已。有清諸碑，書刻俗惡，尤以果親王居多。當乾隆時，畢沅巡撫秦中，以金石媚人，搜及權貴，余竊耻焉！然其蒼萃碑碣，蔚爲大觀，謂非好名之士不可也。是夕秉燭閱卷，不覺雞鳴。

十二日：晴。八時，陝甘電政管理局總辦盧莚亭來談，談及禁煙，與法界諸友所言相同。且云「夙在津浦鐵路南

段當差，正值改革期內，朱總長時爲督辦，極力維持路政，方期積進，乃以交通總長之命被召入都，而遂有今日之大參案矣」。余謂「總長魄力雄厚，辦事簡捷，豈徒路政爲然。京師市政實中國第一困難問題，自總長督辦市政，甘冒叢謗，毅然而思與有爲，於是市政規模乃具，向之以爲病者今乃利之矣，甚哉吾民之難與圖始也！倘非總長任重道遠，其不爲群議所敗者幾希」。余語未竣，盧總辦點頭者再。互談之後，歡若平生，所謂水乳者非耶！是夕，閱卷至一鐘乃息。

十三日：晴。午前九時，將軍復召飲。初，余謁將軍，病未見；副官長遲程九來，約以安徽會館爲行臺，聊伸地主之意，乃婉謝之。今又派人來寓，延入府小飲，情意殷摯，却之不恭。蓋將軍初入京，寓前趙總理私邸，常常相見，若爲故人；今再拂其請，嫌其生矣。午後七時，偕余僉事至軍署。將軍故開城府，導余入臥室，指烟燈而笑曰，「君等來查煙苗，煙燈亦復禁之耶？」余答曰，「將軍以爲可禁則禁之！」相與一笑。是日同席有軍務幫辦劉承恩，政務廳長章寶毅，財政廳長程文葆諸人。初入座，將軍謂余曰，「君等之來既非密查，某因敢約過府。但某尙有意見，願爲君等言之。方某領軍

之入陝也，餉需無著，譁噪爲虞；竊以煙土爲秦產大宗，擬抽釐助軍，稍弛其禁。商之財政廳長，使之入都，詢其可否。程廳長至京以後，電告中央已允，於是種煙之禁始弛。查陝省自鈕元伯代理省長時設有禁煙罰款稽核處，寓禁於征；呂省長以中央嚴令疊頒，呈請中央取銷此處。某不肖，敢不力顧大局！但爲公款商情起見，不能不有所通融。現尙存有煙棒六百萬棒（煙棒即烟土熬膏，以箏箒捲成棒形，故名），價可二十餘萬串，均係撥借公款所製。又商人已繳罰款紅土（紅土即烟土，曾經稽核所收捐貼過印花者，故名）尙有十餘萬兩。今呂省長嚴禁買煙，犯者必罰，將來煙棒紅土均不能賣。既不能賣，何以償公款而恤商艱？有人曾爲具條陳，酌定期限，一月或二月一律賣盡；倘逾限未盡，再設別法。某對此項條陳雖尙未照准，然舍此別無辦法，將來或須照辦」等語。余窺其意，禁種似可不問，惟煙棒及存積煙土尙待盡售，遂謂「將軍所言財政困難自係實情，况陝省尙爲受協餉省分，現時不但不受協餉，且以財接濟中央，將軍及省長整頓財政之成績無任欽佩。但禁烟關係外交頗重，按照中英條約所定禁絕期間祇兩年耳；屆時如未禁絕，不但英人對印土輸入遞減之損失或將藉口要求賠償，即我國

對於鴉片烟流毒亦永無絕禁根株之機會。將軍夙以國利民福爲懷，自能仰體大總統瞻念邊陲之至意，無待培等瑣瑣。不過培等職務亦祇奉派查勘禁種情形，與夫辦理禁烟方法，其他一切非敢問問。培等日內擬赴關西及漢中等處抽查禁烟，回時再過將軍。將軍如有所囑，回部時必能代達」。將軍乃要余曰，「君等勤職，某固欽佩，然大總統壽且在邇，過十六日再行何如？」余曰，「諾」。遂散席。

十四日：晴。八時，景涵九來。景爲鄠縣縉紳，人尙通達，自云「陝西種烟原因複雜，在前清時已將禁絕，自改革時秩序大壞，烟禁遂乃廢弛；而小民又以大利所在，趨之若鶩。自陝北鎮守使張雲山用野蠻手段嚴行禁種，犯者槍斃，又以腰斬之刑施之種者，於是烟禁乃稍稍嚴矣。及呂省長履任，頗以主張嚴禁爲政；乃以種種牽掣，烟禁遂至大開。即以三原論，三原特一縣耳，然自甘肅輸入之土，其存積至一萬萬兩之多。近以巡按使益奉中央嚴令，不顧忌諱，獨任禁烟之責，於是烟價陡漲，貴不可言。大抵種烟一畝可賣銀七八十兩；收穫一次，較值地價六七倍。小民罔知利害，偷種益多。偶有官紳爲之發覺，將其地畝充公，然倘收穫一次，所得已

較所失贏數倍矣。是以近衢之地，居民怯於法律，尙不敢公然播種；若夫窮鄉僻壤，偶偷栽種，察覺爲難。蓋自烟禁廢弛，奸民可以不照一定播種時期藝植。譬如舊烟尙未割盡，而新苗又種於地中，從前所謂僅有冬烟者，今則四時可種矣。如此情形，禁烟一層不但以種種牽掣之故難望禁絕，即至禁絕亦非一二年所能辦到。乃者巡按使開會研究，羣以烟種性質極嬌，不經風日，過時即不可藝，乃遂派關中漢中榆林道尹等於出巡時嚴禁烟種，查出重罰，俾其深藏，將來可望絕種。否則徒治其標，無益也。語畢，景出。遂閱卷，至夜十一鐘方息。

十五日：晴。七時，長安縣知事楊宗漢來談河北匪勢。據稱「辦匪方法全在地方官，而恃軍隊無濟也。軍隊乃客官耳，地方情形既不甚熟，甚至乘勢強劫，兵甚於匪。况其來時聲勢遠張，匪已聞風先遁，聚則爲匪，散則爲民，民匪不分，難於剿治；迨軍隊去而匪又起矣。是以地方官當以自籌警備隊爲主，而又借團保之力以爲輔助。匪雖兇狡，無不可治。其故匪始散居村里，勢甚渙散，捕之較爲易易」等語。午後，政務廳長章寶毅忽來訪，謂「頃呂省長據程財政廳長來署而稱，以一接軍署

秘書王麗生來函，謂已繳罰款紅土應由廳出示，酌定期限，准其銷售，軍警不得干涉；又積存烟棒甚夥，關係公款，亦擬分處行銷」。並云「將軍已與部員說過，已得部員許可」等語，特來奉告」。余等聞之，不勝詫異。以爲「已與余等說過耶？則余前日固對以「非敢問問」，並未發表其他意見；不過云「將軍如有困難情形，回部時當爲代達」，此語不但君聞之，即劉幫辦程廳長亦共聞之，不難對質」。語至此，章謂「將軍行事素好用此朦詐手腕，而財政廳長尤發揮而光大之」等語。余因商之余僉事，請章君轉達呂省長，將程文葆所述情形函知余等，以便據以電告總長，俾將軍聞知有所顧忌，或可轉圜，且證明余等不敢擅聞此事。因擬一長電拍發。

十六日：晴。午前六時，至灌園慶祝大總統壽旦，時省長亦在。祝祐已畢，省長爰與談及禁烟，頗爲感慨，以爲「目前事諸多掣肘，不如引退爲便；祇以身受大總統恩遇，未忍畏難而退；且即使引退，亦未見於事有益，不如得盡一日所知以酬大總統之高厚」，言之若不勝其無聊者。余謂「目前禁烟固多困難，然治本之謀尤以禁吸禁運爲主，不爲釜底抽薪之計，徒禁民之不種不得也。

若烟棒雖關係公款及其他原因，倘籌款購回，當衆焚燒，說者將無所藉口，且可藉以一新耳目矣。省長頗以爲然。

十七日：晴。整理行裝，准明日啓行至關西漢中一帶查勘烟苗。是夕盧毓亭兄來談，深以電政種種爲難，難期起色，期結伴回京銷差。余因與約定，待由漢中回再請假云。

十八日：晴。六時，由西安行二十五里至三橋小息。再行三十里，至咸陽。咸陽爲古秦都，市廛修整，逼近渭流，殊爲關中繁邑。陳令幼贊來談（此行長安縣已先期知會各縣，故一假館，縣令即來；其中有備供張者，仍嚴行拒絕）。詢及烟禁，據云，『烟苗已預飭鄉紳結禁；如有發現，願受懲處』。周巡原野，惟見禾黍離離，兼葭蒼蒼而已。午後一時，過馬跑泉。馬跑泉在北邙山下，爲唐太宗行獵跑馬湧泉之地，可以引水灌田至七十四畝有奇；爰至泉旁摩娑殘碑而去。四時，抵興平境，過茂陵。查興平爲茂陵舊地，當建武二年四月武皇自槐里茂鄉徙戶一萬六千以實邑，可謂盛矣。乃曾幾何時，陵谷變遷，昔日陵寢之尊今俱化爲荒烟蔓草；過客至此，甯毋長嘆！是夕熱度甚高，如入甕中。或曰，『該縣在四山之中，日光餘

熱聚而不散』，理或然也。

十九日：晴。早六時，出興平城西行，二十五里至馬嵬驛，入佛堂，弔楊貴妃墓。墓前新宮三楹，繚以詩壁，爲畢秋帆中丞撫秦時所建。壁中清季題詩均刻石，余縱目恣覽，獨賞王文簡公詩詞蘊藉，一洗陳陳相因之習。其詞云，『巴山夜雨却歸秦，金粟堆邊草不春。一種傾城好顏色，茂陵終傍李夫人』。遂手搨一紙，上馬而去。再行二十五里，至東扶風。查今扶風在武功縣西，何以其名仍存武功轄內？竊記少讀劉禹錫馬嵬行『綠野扶風道』，然後知今興平武功間均爲古扶風也。午後過貞元鎮，小息煮茗；掬泉水多沉澱，忍渴以行。行二十里，將入武功縣治，遠望城雉，隱沒如在雲中；及之，乃據山以城者也。遂入此，假館后稷教民稼穡之堂。坐未定，武功縣縣令白文珊來談，據稱『全境烟苗已絕，惟吸者尙未戒淨，正在設法』云云。是夕山城月小，落葉蟲鳴，發弔古之幽情，感萬方之多難，俯仰今昔，不勝歎歎。

二十日：晴。三時，披衣起；羣雞未叫，秉燭出南關。天忽暴風，沙石俱走。行三十里，抵杏林，天始曉。八時入扶風，見沿途烟苗新剷，土塊猶鬆。再行三十里，

至益涇。益涇爲扶風岐山兩縣交連之地，適關中道尹陳子培出巡至此，兩縣令亦迎送而來，於是會談禁種情形，而余尤以「責在地方；但使各縣知事不畏強禦，責成保董，有種必懲，秦民雖頑，決不自蹈水火。况省長嚴令疊頒，日以大總統西顧之憂爲念，地方官奈何以顧忌而懷疑也！」語畢，遂至岐山。岐山爲召伯舊治，甘棠老木衰朽久矣。聞今年呂省長出巡至此，撰句題樹，忽而著花，秦父老羣以爲瑞。其然耶，豈其然耶？

二十一日：晴。四時，披星行四十里，至第五村，曉風習習，吹肌膚皆酸，彷彿江南十月。沿路蕎麥着花，與曉日相映，而隴間孺稚又復烹葵剝棗，的是豳風七月之圖。吟陸游田家雜詠諸詩，不覺悠然自遠。由此再行二十里，至號縣。號爲唐號國夫人封邑，今廢爲鎮；曾駐縣佐，屬寶鷄境。余至此稍息。午飯後行二十里，至底店，萬峯南抱，依山沿小溪西行，青蒲展帶，黃稻鋪雲，風景不殊，雅近江鄂，真關中沃野也。四時，抵寶鷄，方令來談。余詢其禁烟如何，該令乃遞手摺，辦法頗有條理。查寶鷄爲陳倉舊治，在楚漢相爭之際頗負歷史盛名。今雖不古若，而地方百里，土地肥饒；倘以農業教民，亦爲富邑。是夕身體倦乏，二鼓輒寢云。

二十二日：夜間天微雨，曉始霽。整裝出南郭，剪渭而行。青溪白石，楊柳成村。綠溪過楊家灣，路轉窄。入山漸深，形如排闥，人從絕壑中躡級而上。至其頂爲大散關，尙有摩崖大字，題曰「陝南天險」。策馬至此，不敢咳吐，蓋恐驚天上人矣。頃之西折，峯迴路轉，如走螺旋。其間石角藤枝，又復鈎衣刺眼。余性雅愛山水，自宦京華，不着謝屐久矣；乃奉檄過此，飽看峯巒，祇以畏此簡書，不遑瀏覽；然而青山紅樹，與我周旋，所謂名利澹忘者非耶！午後抵觀音堂，山嵐壓座，木石俱清，煮茗烹泉，徘徊不忍去。二時，過秦嶺，身與雲齊，步石登山，約三里許。初以爲一躡及峯，乃詢之士人，尙餘五里。於是攀條拂樹，循石壁以下行，俯瞰深崖，令人膽怯。當是時，余固有登陟之勞，而看此秋山，轉忘困頓。四時至東河橋，山漸平坦，大河前橫，沿岸水田可以灌溉。未幾入小山村，榜曰黃牛坡，遂息焉。初，余自晨行此嶺間，土人輒言「山中氣候一日四時」；早晚余披羊裘，猶嫌寒薄，其峯高壑深不言可知也。

二十三日：四時起。山雨空濛，列燭過黃牛坡，雨乃止。緣溪南走，山翠欲撲征衣。時曉月猶掛樹梢，照人影在

地，仰瞻雲氣，濃鬱菁葱，真有『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之趣。俄而抵紅花坡，野人茅舍數十家傍山而廬，雞犬俱馴，可以入畫。至此稍息，仍入大壑之中；兩峯廻環，中有絕澗，流水聲時從馬腹而過。余從東岸而行，路窄才如綫，摩石壁乃可進；俯視澗底，深可三百尺，其澗底水青如鱗壳；每一目眩，驚汗滿身。十一時，抵白家店，已山行五十里矣。午後過上朝天，爲古棧道，紆廻窄隘，均鑿石橫填木以通者。余坐輿中，時虞隕越，不得已步行山谷間，而力倦神疲，如扛九鼎，所謂『難於上青天』者非耶！於是雇夫六人，用繩牽輿，若江南之拉船牽者。久之，乃抵鳳縣。查鳳縣爲古鳳州地，田瘠民樸，訟尤簡。是日余抵該縣，正舊曆秋節，爆竹有聲。合邑商會人來談，據稱『烟苗久已肅清，况自新道尹攝篆以後，禁種尤嚴，其法某村責成某鄉約，互相稽查，具結絕淨』。余察所陳，頗爲誠確。連日山行野宿，飲食不調，腹中時時雷鳴，一夕數起，爰痛飲午時茶數杯，而瀉疾弗瘳，頗爲困倦云。

二十四日：晴。五時，首途，殘星猶耿耿銀漢間。出鳳西門東轉，輒躡鳳嶺。初循山麓，起伏紆廻；漸步層巖，頗疑無路。行約二千步，登其山腹，俯視飛鳥，散如浮

烟。再由此折而西，乃仰瞻南天門，如在咫尺；及行二小時，猶不能至。南天門者，鳳嶺之極巔也。康熙朝，賈漢復中丞發秦蜀壯夫鑿險設此，砌以巨石，構此層樓，頗爲天險。及余至此，已距鳳縣二十餘里矣。查鳳嶺爲岐南支脈，形如彩鳳，雙翼凌雲。登斯山者，鮮不目曠神逸，蓋天風冷然，非塵世間俗氣之所可到者也。余至此方徘徊，而朝陽寺飯鐘已動，遂循山而下；初如落井，繼又盤空，終乃下履平地，其間溪石錯流，險巖萬狀。行三十里，乃達三岔。飯畢，復由山溪西岸南行，沿途畦町縱橫，俱耕耘於石骨間者。物產多雜穀，玉黍尤多。坐肩輿中，逼近山石，狀如鬼魅攫人，往往撲人衣袂；而溪中流水澎湃，殷如巨雷，又如萬馬奔騰，一瀉千里。人行溪岸，膽怯幾不敢前。久之，至一山家，飲苦茗一小杯，神乃定。既而抵南星，爲留壩縣境，遂宿此。此地水寒風冽，木葉俱黃。余疲困，未夕輒引被睡。及中夜，蟋蟀入牀下，唧唧作聲，苦不能寐；醒看窗紙，月影搖青，真逆旅中之愁境，亦奇境也。

二十五日：晴。自鳳縣晨起後，右手臂痛不可忍，至此益劇。將延醫治，又以地僻無藥，忍疾遂行。過柴關嶺，輿夫又顛撲於石磴；余臥輿中，幾頻於死。行六十里，

至紫柏山，遂假張留侯廟下榻。至廟未幾，輒蒙被入睡。鄉。有道士略通醫術，爲採藥敷治，據云症爲風溼，乃恍然爲宿鳳縣土坑之故，頗深悔恨。入廟時方亭午，以疾乃脫驂焉。

二十六日：晴。晨起，道士來敷藥，據稱須養息三日或可瘳，爰徘徊階前，背日光以習靜。清泉修竹，煞是游閑；而奇石玲瓏，老柏盤鬱，尤彷彿赤松可遇。查留侯廟，自隋唐；前清之初，于成龍楊遇春諸公題詠，猶碑刊壁間；及清中葉，加築授書樓於雲梯百道之峯，鑿石爲樓，以祀黃石公肖像。登斯樓也，俯視松竹，蒼翠可人。循山以入客堂，其間花卉繽紛，泉石交映，出塵之想，不禁悠然。獨惜冠蓋往來，大好雲山，爲笏袍薰染；世有神仙，或從此辭矣。午後，道士爲余修齋，瘦莖肥笋，味清適口，益信人間烟火不足長生。留侯辟穀此間，毋乃以肉食不足謀耶？余益信榮羹之香也。夕間倚樹看月，涼露初零，山影泉聲俱有仙意焉。

二十七日：晴。臂痛益增，再用道士方藥敷治，痛不可忍；呻吟牀榻間，而頭目頗昏重，又作嘔發熱，困憊異常。延一醫生來，短衣垢面，語多神怪，據稱須用針灸。余大恐，謝去。至午後欲起，顧步履爲艱，且身時

作寒，避風密室，遂擁爐假寐；而臂益奇痛，呼號之狀，侍者均爲泣下。又夜不能睡，睡輒數起，至此余幾不支矣。獨臥榻上，聽泉聲，樹聲，怪鳥聲，雜然前來，從枕畔飛去。秋風蕭瑟，使我淒其。

二十八日：晴。晨起飲薄粥一盃，臂痛如昨。余急思起赴漢中延醫診治，遂整行旅，於午前十一時起程，沿青羊河行，四十里至留壩。留壩舊爲廳治；自改爲縣，荒野不及一巨鎮。入城而臂痛甚劇，寒熱又作，瘳不能行。有爲余言周翁者善岐黃術，留人病輒延翁治，治必瘳。初尙以道士藥敷臂，入夕臂腫起，痛如割。翁至，教余解除道士方，飲以湯藥，乃沈沈睡去。

二十九日：晴。臂痛稍減，因延周翁治，留留壩一日。偃臥旅舍，孤寂無聊。因思留壩改縣，爲時才二年耳；在昔爲陳倉故道，乾隆時乃割鳳州與褒城二縣地以爲廳者，非留侯封地也。留侯初將從景駒，道過沛公，遂從略地，至下邳；及漢封功臣，良自以起下邳，與上會留，請曰，『臣願封留，足矣』。乃封留侯。考留乃陳留，爲今河南屬邑；以留壩爲良封邑，不大謬耶！余竊以此乃因留河得名，後人漫不加考，乃以爲良封邑，誤矣。大抵此地昔爲棧道，侯嘗從沛公入漢中，勸其燒絕

棧道，又從韓王成歸韓，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意』，其必往來此山，流連風景，徘徊不忍去者，非真辟穀此山也。不然，良請從赤松子遊，史記何以不著其地，但曰『杜門不出』而已；其爲道家依託可知矣。惜此縣初設，無志書可考，行篋中又少載籍，就少時憶記，拉雜書之，以待博雅君子考定焉。

三十日：陰雨。臂痛加增，寒熱交作。侍者飲以周翁昨開藥方，痛猶不止。因思漢中爲陝巨都，必有良醫，力疾馳行或可醫治，爰於十一時啟程。行四十里，抵鐵佛殿小憩。下午七時至馬道，臂痛不止，遂息焉。此日從留壩西行至此，兩山夾送，起伏不時，土人號爲七十二道馬鞍山，言其嶂疊之狀如馬鞍，其險阻殆如神鬼斧鑿者。而鐵佛殿左右林深菁黑，亭午不見日影，中多怪石古木，爲虎豹猿猴出沒之鄉，尤爲險惡。

十月一日：晴。六時，余力疾過二十里舖，至青橋驛小憩。沿途山石嶙峋，號爲斜谷。十時，叱馭陟鷄頭關。是關雲梯千級，高入層霄，余坐肩輿，其升也如盤石之仰，其下也如孟之覆，紆迴曲折，巖險不可擬議。考鷄頭關即水經注所謂鷄頭嶺也。蜀道舊程，從山麓至褒谷，所謂石門頌碑者，今已沒於青羊河流中矣。好奇之

士每於水澗往拓其碑。余從嶺上行十餘里，俯視石齒，廉利如劍鏑；其下河流，挾雨怒張；怪石奇醜，時來壓人；幽篁叢木，偃蹇橫道間；行人日與虎豹蛇虺爭一綫之道。南望漢城嘉陵諸勝，彷彿在馬頭間。及下山，行二三里，即至褒城，王道坦坦，一望平疇。余至此復小憩。二時整駕，行四十里，至漢中，臂疾大作，痛不可耐，而腹內又極不快。延芮翁診視，據云暑氣作祟。投以涼劑，病猶弗瘳，遂沉沉睡去。

二日：晴。昨從萬山中來，身經顛播，臂痛甚劇，致不能興。延芮姓醫生來診，據云病係熱症，且染有瘧。聞之不禁心悸。當請開方，藥多涼品。飲藥後輒朦朧睡去。晚間囑書記擬具電文寄部，陳明出省後所歷各縣情形，並余僉事由扶風折至陝北，余已抵漢中，及途中患病，刻尙未愈等情。

三日：晴。晨接余僉事電，知已回西安。余以病不能行，電請暫候。午後芮醫來覆診，方如昨。第臂痛大劇，終日呻吟，哀動僮僕。

四日：晴。臂痛如前。復延芮醫來診，開方囑飲二劑。乃飲藥後腹中作惡，遂罷二劑。匡牀獨臥，思易良醫；至夕乃進水一勺焉。

五日：晴。逆旅主人薦林姓醫生，延之來，診訖亦謂病熱，第不瘟耳。飲其藥，終不效。乃知病亂投醫，古人所忌，遂執『不藥中醫』之說，先外治而後內攻，爰用湖桑柔枝剪水蒸臂。初蒸臂頗舒服，及轉瞬而痛益劇，紅腫如匏子瓜然。

六日：晴。凌晨，李氏客來，自云曾病肘臂，用水中青苔敷治，一夕痛減。依方敷臂，逾時苔輒乾脆如枯葉，手至輒碎；一日十易俱然。自敷苔後，臂痛雖稍減，而紅腫依然。入夕腹饑思食，飲薄粥一盃。

七日：雨。臂仍敷苔。惟查苔性寒涼，而又拖帶溪水，恐為溼所侵入，夕却其方，而痛益厲。計程今日却在梁州，垂死病中，驚聽夜雨，憶小雅行役諸作，不禁有『畏此簡書』之嗟。

八日：晴。鎮署何秘書來視疾，薦軍醫田氏，謂其略通英美技術，可用西法醫治。因延之來，解衣示臂，田以手按肘，據稱骨節內發炎，為微生蟲作祟；是否有膿，尙待探試。出懷中藥水一小瓶，色濃黃而氣似鐵水。敷後皮脫見膚，痛乃漸減，惟紅腫如前。至夕服強胃藥一勻，食稍進，但不能取箸，猶待人喂耳。

九日：晴。早餐大進，加飯一盃。田醫來，猶用昨方，然

臂痛猶殷殷也。

十日：晴。田醫來，覆診臂，方如昨；第藥力太猛，皮脫而微痛。詢其故，答言今尙未可易方，明日當另用藥敷治。入夕天微雨，輾轉床褥，益生客中之感。

十一日：晴。田醫生來，反覆視余臂，出藥似白粉，氣微馥郁，細灑藥製棉花之上，用熱湯浸溼拗乾，趁熱裹臂，然後緊緊以紉，囑逾一小時依法輒換。自此方敷後，痛大減，腫亦漸消。惟徹夜換藥，不能交睫，真苦惱境也。

十二日：晴。田醫覆診，方如前，腫痛亦如昨。獨連夕不寐，氣弱如絲，足輕如浮，頗有凌風而行之意。

十三日：晴。田醫來，猶用前方。腫痛俱減；祇以身軟，杖而後起。入夕，飲食大進，殆內外交減之徵乎？

十四日：晴。田醫來，診畢，笑謂可漸瘳，用方如前。余遂請益，田謂『桃李未時不可食，疾病未得不可藥。此症已得八九，但待來日方可奏效。譬如醫國，肘腋之患當治以漸，欲速則不達』。其言頗通治理，為之莞然。

十五日：晴。余以病久偃仰之身，臂痛漸舒，急思行動。午後探首出幃，乃驚林木蕭疏，秋光又暮。正感歎間，田醫適至，仍用前方，診畢乃去。至夕，頭暈沉沉，蓋

晝間感冒風寒，余又急思大愈回京，內外交感，乃有此小變云。

十六日：晴。既感風寒，臂痛如前。復延田醫來，解衣出診。田按肘臂，謂內已作膿，法當割，詢余意。余善其言。田約明日奏刀割，猶用前方而去。

十七日：晴。清晨，田醫同一楊姓來，手荷皮囊，皆貯刀錐之屬，而他藥稱焉。初田恐余悸，將飲余以迷劑；余止之，出臂請割。田以利刀畫臂，深約五分許，流紫血一小茶杯；洗以水，敷以藥，用棉布緊裹創口，囑余靜臥。當田奏刀時，客見之俱擊齒，余獨忍痛若無事。逾一小時，始覺其痛殷殷，久之乃如裂。田飲余以催眠藥

水，余遂沉沉睡去；及覺而痛爽然矣。

十八日：雨。臂痛稍減。田醫來，診畢，謂余須靜養一月，創口乃合，否則復病則不可治矣。余為悚然。憶余自西安至此，寒熱易時，將及匝月，『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吟古人行役之詩，焉得不怆然心動，况益以病魔耶！入夕，風雨橫來，雁聲淒絕；藥爐餘火，與我獨親。

十九日：雨。余臂痛漸弛，推窗看漢南諸山，在空濛烟雨之中，大可捲作畫圖。午後雨息天霽，出視晚菘，頗有田家風味。惜作宦十年，久疏領袖耳。

(未完)

商務印書館新出版

中國地方誌綜錄

三册 二元八角

朱士嘉撰 中國地方志綜錄係根據國內外各公私藏家所藏現存方志目編成，斷自民國二十二年。計搜羅現存方志五千八百餘種。每書除臚舉書名外，並詳其卷數、編纂人、編纂時期、版本與藏書所在。其有關本書之記述或考證，入備考類。末附統計圖，尤足以考見歷代修志之迹，與文化之關係。此為前所未有之作，凡研究史地社會科學與夫修志者尤宜人手一編也。

鄭和下西洋考

一册 六角五分

P. Pelli 著 馮承鈞譯 明三保太監下西洋之故事，世所罕稱。記其事者除明史外，在當時已有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諸書，專記鄭和游歷各國蹤跡。及各國山川物產風俗，據稱係當日從行者筆記，宜其核實。惟迭經翻刻，互有增刪，以至版本歧異難求真面。本書考證版本之文過半，餘為校勘版本糾正譯文之文書由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編輯委員會編輯，本館印行。

宋史紀事本末

二册 一元四角

馮琦編 本書起自宋太祖代周，迄文謝之死，計分一百九日，論次宋事，分類相比。凡一代興廢治亂之迹，梗概略具，同時於遼金兩朝事實，亦多兼及。諸史之中，宋史最為無穢，無脈絡可尋，本書都列區分，使一一就緒，其尋繹之功，實非淺鮮。讀宋史者不可無此一編也。

西漢會要

一册 一元

徐天麟撰 本書取漢書所載制度典章，見於紀志表傳者，以類相從，分門編載，其無可錄者，亦依蘇冕唐會要舊例，以雜錄附之。凡分十有五門，共三百六十七事。班固書最稱博瞻，於一代禮樂刑政，悉綜括其大端，而理密文繁，驟得其體要，天麟為之區分別白，經緯本末，一一犁然，其詮次精審，貫串詳洽，實未有能過之者。

商鞅評傳

一册 二角五分

陳啓天著 商鞅變法為中國政治及經濟制度自古代轉成秦以後，至清末局勢之大改革，前人評論不一。本書依據歷史，重新考定。既就商鞅之一生說明變法之經過，復就商鞅之主張，推闡變法之內容。如關於法治主義、軍國主義、重農主義及其廢井田、行郡縣、以推翻封建貴族政治、建立君主專制制度，均有詳細之考訂。由此可知商鞅不惟是法家之宗師，且為一革新的大政治家也。